

王樓珠

旧参
I 246.4
H Z L-4
(1)

珠明夜侠女



旧参

I 246.4

H Z L-4

(1)

還珠樓主著

長篇武俠
小說

女俠夜明珠

第一集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
藏書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
長篇武俠小說

女俠夜明珠

第一集

題

古義釋黃衫賢使君深宵逢異士
深情懷翠袖美少年萬里走征塵

前

野岸識佳俠廣殿松祠驚絕豔
魚籃開法會滿江星火放河燈

長篇武俠小說

女俠夜明珠

還珠樓主著

浙江温州府，山水最爲靈秀，境內樂清縣雁蕩山，風景尤爲奇絕，自漢晉以來，名賢足跡甚多，流風遺韻，豔傳千古，凡稱兩浙山水之勝者，莫不首推雁蕩，温州因是府城所在，離海祇三十里，水陸要衝，四通八達，雖然僻處東甌，而民風淳厚，人物韶秀，文物之盛，照耀東南，出產又極豐饒，本來人民安樂，極少盜賊之患，這年由温州到雁蕩這條路上，突然出了兩個隱名俠盜，操着關西和四川口音，常時往來出沒於温州、樂清、雁蕩之間，各穿着一身黑衣，頭戴面具，鬢間插着一朵紅絨梅花，身手矯捷，動作如飛，曾於一日夜間，往來上述三地，專偷大戶，人不能近，一任用盡方法，派上許多名捕，休想動他一根毫毛，最利害是，二人偷盜以前，必在事主家中，留下梅花標記，有時，並還留書，寫明須要何種珍物，和多少金銀，事主胆小，知不能抗，如照所說準備，放在房中，或者天井以內，人全避開，還不致於傷人，多受損失，如若報告官府，派上兵差捕快，暗中戒備，意欲擒他，那就倒了大霉，無論防範多嚴，全無用處，祇梅花標記一留，至多三日之內，所說珍物金銀，定必如數取走，到時，祇見兩條黑影一閃，便即無踪，一個不巧，還要傷人，休說擒他，連真面目，也無一人見到，關

得官差捕快，爲他屢受嚴責，恨如切骨，偏是無奈他何，總算二俠盜，輕易不肯傷人，就遇官差環攻，將其圍困，也祇打倒一二個，縱身一躍，便即飛去，拿他無可奈何，因不曾傷過人命，官府諱盜，當他飛賊小偷，每遇差役受比不過，全家監禁，不可開交之際，事主定必接到警告，令向官府撤消告訴，或是設法化解，否則不特盜光財物，還有禍事，事主自然害怕，不再追究，可是，過不多日，又有盜案發生，官府無可如何，祇得一面加緊防備，一面聘請名手武師，百計擒捉，始終無效，二俠盜人頗慷慨，所偷金銀，多半散於貧苦，富紳土豪，恨之入骨，窮人對他，却極感德，平日混在人叢之中，誰也看他不出，人更機智靈警，行踪不定，有那口快的人，對他議論，說好無事，祇一笑罵，喚他強盜，早晚必吃苦頭，因此談虎色變，誰也不敢說他半個不字，似這樣，過了兩年，懸案甚多，爲他丟官的，已有兩人，最後一任知府，川人李元甫，是個清官，新升知府，便遇到這樣難題，到任稟見時，藩司當面嚴命，非將二賊擒到不可，元甫科甲出身，人甚風雅，生子李善，年已十九，因是從小多病，經父執勸令習武，到十四歲上，忽轉強健，不特文武全才，人更聰明，機智絕倫，祇是天性淡泊，不樂進取，元甫生有四子，對他最是鍾愛，因勸李善習武的，是個至交老友，精於風鑑，和大素醫理，說此子生具慧根，不是富貴中人，最好聽其自然，不必拘束，迫令進取，元甫因愛子從

小多病，骨瘦如柴，自從習武之後，人雖轉弱爲強，但他不喜舉業，習武之外，最喜歡看道書。遊玩山水，暗忖我兒，文武全才，本來功名極易，偏生性耽風雅，琴棋書畫，無一不精，刀槍拳棒，樣樣皆能，祇一命習舉業，立時生病，人也悶悶不樂，好在長子，已然中舉，三四二子，也都好學，功名定數，既非此道中人，已然是個秀才，不算白丁，也就聽其自然，李善見慈父，不再拘束，越發自得，每日琴書嘯傲之外，時往天台，雁蕩，山水勝處，登臨遊賞，到處尋訪異人，所交往的朋友，也都豪俠少年，風雅之士，温州本在甌江南岸，城北江中，有一島嶼，上面有座江心寺，爲宋朝有名禪林，十大名刹之一，瀕江而建，巍峨莊嚴，正門頭一重，是韋馱殿，二層正殿，有一長廊，西頭通一小院，院中有泉，名爲靈壽，水量極輕，無論何物，擲向水中，必要浮沉幾次，方始下落，當地人又名廉泉，廟中花木掩映，禪房清幽，方丈天澄，精於詩畫，禪修靈悟，李善久聞永嘉山水之勝，隨宦到府，第二日往遊江心寺，與天澄一見如故，甚是投緣，李元甫清官而兼能吏，所到之處，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興，行事問案，向來隱祕，事前絲毫不動聲色，縱以夫妻父子之親，也輕不洩漏一字，李善因乃父，端厚慈祥，喜怒不形於色，多麼艱難繁劇之事，向來謀定後動，府城鬧賊之事，因奉藩司密令，從未提說，而到任以前，所有事主，均接到二俠盜極嚴厲的警告，說新任乃是清官，在他

任內，我已暫停舊日生涯，再如追控，必下殺手，全都嚇怕，休說向官府，遞呈催案，連提也不敢提，所以李善並不知道，因見當地，山碧水清，民殷物阜，還喜父親正簡刑輕，不似以前兩任勞苦，鬧賊之事，毫無所聞，先往附郭諸名勝之區，遊覽個遍，日常無事，便尋天澄方丈，談禪吟詩，天澄原是一個高僧，見他少年英俊，毫無官家公子習氣，也甚贊許，並爲他在靈壽泉旁，小院之內，收拾兩間靜室，備其夏日避暑，下榻之用，李善本來不耐衙中居住，又當夏時，得此精舍避暑，大爲喜慰，於是雙方，成了莫逆之交，越處越厚，李善稟明父母，移居寺中，除日常早起回衙，參見問安外，輕易不在衙中居住，南方天熱，温州雖有海風調濟，早晚還好，中午却是熱極，江心寺因在水中，江風浩浩，所居又極清雅整潔，窗外綠竹芭蕉濃陰滿屋，置身其中，頓忘炎暑，日常無事，不是跣足科頭，方牀午睡，便是荷院吟詩，香廚賭酒，再不，便是凌晨放舟，深宵舞劍，日常生活，到也逍遙，這日，正是七月十五日，寺中孟蘭大會，作佛事的甚多，善男信女，參拜不絕，晚來更在臨江，大放花燈，此是一年一次的中元鬼節，寺僧道行又高，人人信仰，傾城往觀，熱鬧非常，李善喜靜，不耐香客煩囂，居偏院，靈壽名泉，又爲遊人臨觀取飲之所，本想一早回衙省親，暫住數日，會完，再到寺中居住，不料李母信佛，已先許願，并還暗中命人，放了一個焰口，因李善與寺僧交厚，自己是

官眷，不便久留，燒香之後，便要回家，令其照料，正命下人往尋，李善得信，稟明了之後，重又趕回廟去，天澄先祇聽說，目前有人，來定焰口，不知李母善舉，及聽李善一說，答應到時，親往主持，施食升座，李善知方丈，有道高僧，輕不應人法事，聞言大喜稱謝，天澄合掌笑道，今夜居士最好回衙，免却許多煩惱，不料老夫人，發此善願，老僧近年，雖不應人佛事，有人來定焰口道場，不會不知，祇尊管前日來時，正和居士，同繪那幅大散花降魔圖，一時忽異，不曾留意，今早居士回衙，還代喜歡，以爲居士夙根深厚，以後一甲子，雖然介在仙凡之間，但是若無這段因果，成道要早得多，免却好些煩惱，所以今夜孟蘭盛會，雖嫌人多煩雜，但那十七處法台，主持僧人，多非庸流，到了子夜，沿江五百里內，孤魂怨鬼，齊領佈施，居士平日，常談因果報應，祇惜鬼神路遠，不能親見，今夜在法勝禪師，佛法支持之下，常人所見，雖祇是一片黑風冷霧，居士如隨老僧，往謝公亭後小山上，臨高下望，便可看到羣鬼爭食，飯依實景，便那四萬八千盞河燈，由甌江上流，第一座法台，放入江中，蔽江而下，也頗壯觀，如非內有原因，怎會讓居士回去，既然如此，可見定數難移，一任居士，深於禪悟，終非我道中人，率性隨遇而安也好，不過，這場焰口，改由老僧升座，居士燒香之後，儘可隨喜，祇不要管閑事便了，李善因方丈平日，時常示意，自己將來，必有出世之望，不

歸於佛，卽歸於道，祇惜塵緣未了，如能擺脫，三年後，便可皈依佛門，聞言，料有原因，因正事忙，也就不再深問，便率二僕，同往李母所設道場之內，主香照料，一會，李母來廟，上香敬佛，李善隨侍在側，因是官眷，元甫家規嚴肅，原由後門坐轎，微服而來，燒完香，看和尚升座念經，上了表文，焚牒之後，匆匆歸去，這時，江心寺一帶水濱，連同甌江兩岸，蓋上二三十座蓆篷，香客遊人之多，盛極一時，蓆篷內外，遊人往來出入不斷，天時又熱，李善不耐煩囂，問明上香時間次數，便往外走去，本意尋一清靜之處暫避，也未帶人，出篷一看，各蓆篷人已佈滿，廟內外香烟繚繞，結爲雲霧上騰，這還是在申末之交，人已這樣多法，料知夜來，必更熱鬧，在謝公亭側，臨江瞭望，各處蓆篷，都是張燈結彩，旛幟林立，香火輝煌，遊人如蟻，梵唄經魚，鐘磬之聲，晃漾江波，響澈水雲，心想人多天熱，汗氣薰蒸，實在討厭，古松祠想必清靜，無什遊人，祠離謝亭不遠，原是前明温州郡守，陸公祠廟，陸有善政，郡人感德，爲建此祠，以誌去思，中有古松，濃陰蔽日，院宇深宏，平日頗爲清靜，這時，也有不少遊人，前往瞻仰遺像，但比別處，人少得多，往來也多衣冠中人，不似各寺院蓆篷中，囂雜凌亂，人頭擁擠，祠中香火，認得李善，忙來請安招呼，李善笑說，無須，我嫌人多天熱，廟中客滿，來此覓地少歇卽去，正說之間，忽見兩個，貌相英秀的少年，由內走

出，互相對看了兩眼，剛迎面走過，條地眼前一花，心靈上，微微一震，原來李母周夫人乃李元甫繼室，是個才女，三十多歲，始有喜兆，時正隨夫宦浙，因丁外艱，帶孕回轉川東故鄉，到十四個月上，方得臨盆，李善降生之夜，元甫正臥書房，因在杭時，與靈隱寺僧，善因交好，這夜，正在書房想念，打算通書問候，忽然人倦入夢，見善因和尙，匆匆走進，納頭便拜，元甫因和尙年將九旬，平日交厚，互相禮重，忙卽答拜，欲往扶起，和尙忽然掉頭，往內室中走去，元甫因夫人懷孕，久誤產期，人都說是怪胎，時常愁慮，見和尙直衝內室，急醒過來，正想夢景奇怪，忽聽使女來報，說夫人夢中見一老和尙，進房叩頭，驚醒轉來，嬰兒已然降生，天已丑時，特來報喜，元甫聞知母子平安，料定嬰兒，必有來歷，心中高興，忙卽入內，隔房詢問，周夫人答說，嬰兒寤生，胎包之外，還包着一層薄皮，身雖瘦小，倒還堅實，祇是目光亮而發呆，至今未有哭聲，不知何故，元甫夫妻情厚，見大人無恙，雖覺嬰兒，不是尋常，照理不應如此，好在母子平安，初生還看不出，也就聽之，過了三朝，先見嬰兒，不肯吃奶，恐養不活，後才試出是胎內素，奶娘祇一吃葷，嬰兒定必嘔吐，周夫人因嬰兒，懷孕太久，多受累贅，對於嬰兒，雖不甚喜愛，但因頭胎生女不育，祇前房留有一子，見嬰兒年已兩歲，終日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目光却極發呆，啼笑皆無，又是那等瘦弱，老不

長大，恐其難養，也頗担心，素日信佛，因元甫三百年書香世家，最重禮法，婦女不能入廟燒香，便自暗許心願，保佑嬰兒成長，不是癡呆，到杭便往靈隱寺敬香，不久，元甫服滿，重回浙江，因嬰兒生時，曾夢禪友善因，取名李善，到了省城，周夫人瞞着丈夫，前往靈隱寺燒香，由乳娘抱着，剛一下轎，走近山門，嬰兒一眼瞥見山門內，四大金剛，當時怪叫了一聲，嚇昏過去，周夫人背夫進香，將兒嚇死，自是驚急，連香也未進，便抱住兒哭喊，命人取水灌救，一面飛馬延醫，元甫忽由廟中走出，夫妻相見，周夫人方自愁急，嬰兒忽然哭醒，元甫不特未怪夫人冒失，反同往各殿進香，然後同回到家一談，原來元甫，因嬰兒有善因投夢之徵，覺着不應如此癡呆，也在這日去往廟中打聽，得知嬰兒降生之日，善因也恰在那一天圓寂，相差祇兩個時辰，越發認定高僧轉世，又見嬰兒，由此改了常度，靈慧異常，也能吃葷，周夫人見他聰明，教其認字，嬰兒記性，竟好得出奇，過目不忘，三歲未滿，便授以詩經，九歲便讀完十三經，通曉史鑑，一時江南有神童之譽，祇是骨瘦如柴，貌相過於清秀，兩老恐不永年，日常擔心，後經好友，勸習武藝，到了十四五歲上，身體突轉強健，人也長大，英俊非常，因是從小愛武好道，天資靈敏，把男女居室，認作人生至穢，一向不喜婦女，剛進廟時，曾見面前，正殿窗內，似有少女人影一閃，並未留意，後見兩少年，生得彬彬儒雅，貌相英

秀，斷定不是俗流，便多看了兩眼，人走以後，剛一轉背，瞥見面前，又有一個，穿青羅衫的少女，對面走來，正由身旁，從容走過，那少女看去年約十七八歲，長身玉立，膚如凝脂，星眸炯炯，豔光照人，端的丰神絕世，休說平生僅見，便畫圖中人，也無此美豔，雖未纏足，但是麗質天生，穠纖合度，渾身上下，無一處不是造物匠心巧思，特意爲他，妝點琢磨而成，尤其是那一雙纖足，不假纏裹，自然娟秀，圓膚六寸，羅襪如霜，不染絲毫塵垢，說不出那一種高雅清華，飄然出塵之致，由不得目眩神搖，心神欲飛，人已過去，望着少女後影，還自出神，暗忖此女，直似天上神仙，人間那有如此佳人，看他鉛華不御，裝束雖然淡雅，所着衣質，也非寒素人家，這等美貌少女，如何孤身一人，不帶伴侶，獨自遊山逛廟，行動又是那麼從容輕快，好似學過武功神氣，有心跟去，探看來歷下落，又覺此舉，唐突佳人，跡近輕狂，於理未合，祇得罷了，隨去偏院靜室中小坐，心終放那個少女不下，忍不住向香火盤問，香火答說，自來未見此女，在附近各廟走動，方才公子來前，他獨自一人，來到這裏，先向我打聽陸公後人，家居何處，是否隨宦落籍，後又探詢積穀山後，一個財主，隨往正殿遊玩，我見公子走進，趕來請安，他便走出，來歷不知，李善越想越奇怪，平日人本安詳喜靜，自見少女以後，不知怎的，心煩意亂，腦海中老深印着少女，娉婷倩影，怎麼也去不掉，後來實在坐不

下去，便自走出，到了廟外，又覺心煩，本意不想尋那少女，人却信步，往右走去，心想這裏四面皆水，非船不渡，又當酉初，少時便有香會，各蘆蓬中，和尚善信，均要連合一起，沿岸誦經，超度孤魂，會完，又是焰口道場開頭，天也涼爽，照例比白天還要熱鬧，此女必是許有心願，或是隨同家人，來作法事，決非孤身，何不去往各蘆蓬中，繞上一回，也許能夠遇上，不過此女行跡可疑，雖無別意，也預防人誤會，好在今日人多，誰都往來亂走，還可掩飾，作爲無心相遇，有何不可，心念一動，勇氣大增，便隨衆人，往各蘆蓬中走去，表面閑遊，暗中留意，將那十餘座蘆蓬，全都走完，並未見少女影跡，四外一看，沿岸停泊的遊船甚多，都是有來無去，內有三條渡船，專載香客遊人，也是如此，時近黃昏，遊人越多，各蓬內鐘魚梵唄之聲，響成一片繁音，人聲嘈雜，到處都是賣零食瓜果的小販，心料少女，既來此地，不論是燒香還願，做道場，或是遊玩，看放焰口花燈，均不應在這盛會開始以前回去，何況先前，又向香火打聽陸家後人，分明有事來此，如何就走，也許往來相左，雜在人堆裏面，不會看到，決計再找一遍，這次，改走反路，那知仍未見人，方始失望，因在人叢中，擠走了一陣，身有熱汗，見前面臨江柳陰之下，地較僻靜，祇停着一個賣涼麵的小攤，天色甚是晴朗，斜陽已將沉水，祇剩大半輪紅影，遠浮東方水天相接之處，光芒萬道，把西半天，全映成了

紅色，水面上，閃動起億萬片金鱗，長江落日，看去十分偉大莊嚴，而這東半面，却是雲靜天空，暮煙欲浮，柳絲拂拂，低及水面，那高約六七丈的，柳樹梢頭，却懸着磨盤大一輪明月，柳枝因風飄動，月華也隨同隱現，樹下麵攤左側，泊有一條小船，舟人似看熱鬧走去，空舟無人，釣筒斜掛，靜悄悄的，停泊在柳陰明月之下，清景如繪，與蘆蓬這面的，繁喧景象，尋武之間，宛如隔世，因覺那地方甚好，又值腹飢，索性曠達，不拘小節，欲往乘涼避暑，吃點涼麵點心，剛一近前，那賣涼麵的，名叫陳二，向在廟前作生意，認得李善，忙起招呼讓坐，問相公可吃一碗涼麵，李善剛一點頭，忽見身後，走來兩人，正是古松祠，所遇兩少年，也來吃麵，李善見陳二，對兩少年，甚是恭敬謙和，好似相識，不便當面詢問，可是越看對方，越覺氣度沖和，語聲清朗，祇是外方口音，自來惺惺相惜，由不得一見投緣，方想攀談，兩少年已端了麵碗，走向柳陰小船上去，各把長衣脫掉，由船內取出食盒，一會擺了好些酒菜，再取一罇酒出來，將罇打開，老遠便聞到酒香，兩少年便箕踞船頭，臨流對飲起來，相對說笑，旁若無人，李善見對方，豪情雅緻，酒量甚洪，偏甚笑語從容，一味淺斟低酌，不似尋常酒徒，爛飲俗氣，端的風雅得可愛，不由心生欣羨，悄問陳二，你認得這兩入麼，陳二聞言，大驚失色，連忙背着小船，搖手示意，不令多問，李善見他，那等害怕，好生奇怪，正想再

問，忽聽小船上，高呼再添一碗麵來，陳二忙聲應諾，匆匆配好作料，把麵端去，李善見陳二去時，滿臉愁驚之容，和少年低聲說了幾句，回時，却改了喜色，正要探詢，陳二先悄聲說道，那兩位客人，問相公可要上船同飲一杯呢，李善聞言，正合心意，連忙點頭，低囑陳二，不要收人麵錢，這裏有一兩銀子，可代我買些瓜果食物，送往船上，陳二悄答，銀子不敢收，相公先去，明日再往廟中，領賞不遲，李善見陳二，堅不受銀，急於往見少年，心想明日會賬，也是一樣，便往船上走去，笑說二位尊兄，對月開樽，臨流暢飲，高人雅緻，離俗超塵，不料江左風流，重見今日，話未說完，兩少年已一同起立，接口笑道，尊兄名家世胄，翩翩公子，愚弟兄草莽下士，偶然乘興，舟中小飲，兩見鸞鶴之姿，心生欽慕，竟蒙紆尊降貴，不嫌剩酒殘肴，光臨同飲，幸何如之，隨請李善，同坐共飲，李善請問名姓，兩人同聲笑道，愚弟兄秦隴野人，因愛江南山水文物之盛，來作漫遊，旅次經年，不久歸去，山野之人，難於仰附交遊，偶然萍踪遇合，明日便是東西，尊兄性情風度，頗似我輩中人，有緣即會，緣盡則分，人世茫茫，大抵如斯，本是風來水上，雲渡寒塘，互詢姓名，豈不多事，舟中雖無兼味，酒却不惡，還是多飲幾杯吧，李善見二人，吐屬風雅，丰采清華，微笑答道，神龍見首，雪鴻無痕，兩兄高士奇人，得奉杯觴，已屬幸會，本不應以世俗通候爲請，恕我冒昧，且罰

三大杯，以贖失言之愆如何，內一白衣少年，哈哈大笑道，想不到甌海三年，苦乏知音，今日竟遇通人，吾道不孤，此行快事，以此爲最了；另一矮少年笑道，鴻飛冥冥，弋人何慕，倘有延誤，知音其何以堪，我看還是昨晚所說那句話罷，白衣少年答道，嘉客枉臨，此時祇宜暢飲，談此無聊之事做什，李善不知對方，言中之意，方欲設詞探詢，兩少年已改了口風，三人且談且飲，越來越投機，李善見對方，不特文武全通，多才多藝，並還多遊名山大川，見多識廣，關於武術，所談尤有根底，固是佩服，兩少年見李善，風流儒雅，議論精透，無論文學武功，均有極深造詣，也都認爲罕見的通品，彼此都是相逢恨晚，李善因對方，不吐姓名來歷，也不轉向自己，請教姓名，不便再問，心想對方，必是風塵中的異人，聽口氣，不久便返關中故鄉，難得再見，似此文武雙全的，清妙之士，出生以來，頭次遇到，難得是彼此投機，一見如故，偏又不說姓名，令人莫測，正想如何設詞，再定後會之約，忽想起陳二方才害怕，先憂後喜之狀，心方一動，白衣少年笑道，時已不早，尊兄還要去蘆蓬內，拜佛上香罷，李善聞言提醒，起身告辭，笑問後會何日，可否日內，光臨江心寺，再圖一醉，另一少年笑答，愚弟兄間雲野鶴，此事難定，尊兄不必虛候，好在常住廟內，遇機也許便中往訪，賢昆仲已往蘆蓬，祇少尊兄一人，時已不早，請先行罷，李善祇得起身，走到路上，正想對方口氣，

分明知我家世，連奉母命，主持法事，全都知道，來時，大哥和三四兩弟，均還未到，照母親今日語氣，好似父親不會回來，以免招搖，且看所說對否，正尋思間，忽見下人尋來，說道場將開，三位相公，已全來到，命尋二相公，前往焚牒，李善先覺兩少年，未卜先知，大爲驚奇，一問三弟兄來的時候，正在兩少年買麵以前，不多一會，知其先遇，祇奇怪這場法事，除方丈外，連和尚都不知道是母親功德，江心寺離城又遠，隨來下人，祇有一名，自己廟中避暑，也無人知是知府公子，這兩人怎會如此清楚，一面命來人，速回蘆蓬，說自己就到，因在船上，多吃酒果，一時內急，先去覓地小解，再往前走，越想兩少年越奇怪，正自尋思，忽聽道旁大樹後，有兩人對語，過時，似聽內有一人說道，這事我看十分扎手，還是歸報主人，多約幾個好手，並還要等他回船，經過烏龍灘僻處，才可下手，今日兆頭不好等語，因正忙於趕回，不曾留意，走出幾步，覺出可疑，回頭一看，樹後乃是兩個壯漢，神態強橫，知非善類，因見人回顧，匆匆往側面樹林中走去，等到蘆蓬前面，前見穿淡青羅衫的少女，忽由對面走來，仍是孤身一人，腰間隆起六七寸長一條，好似暗器之類，行路更快，匆匆相遇，互相又對看了一眼，擦肩而過，心又一動，驟然相遇，不使追蹤，又忙着敬佛，祇得罷休，當時恐其誤會，未便回看，走到蘆蓬口外，方始轉身回顧，人已無踪，不禁大驚，方想此女，和兩

少年，均是從未見到過的奇人，不知是否一路，忽聽連呼二哥，正是三弟李和，迎呼出來，同去裏面，弟兄四人，一同上香焚牒，做完應有儀式，李善因在小船吃飽，見正開素席，問知底下無事，便退了出來，本心再往小船，尋兩少年一談，路上想起，少女走的，也是這條路，此是江心寺後，臨水最偏僻之處，她孤身一人，來此作什，一路尋思，快要到達，見前面小船上，空無一人，知已離去，陳二正挑麵担，迎面走來，喚住一問，陳二祇說兩少年已走，再問他先前何事驚疑，語便支吾，李善佯怒，怪其不說實話，陳二使一眼色，笑答，相公愛清靜，不會到小山上，又涼快，又好看，小人少時，便送茶來，還是帶個西瓜，李善會意，隨點點頭，自往小山上走去，山上疏落落，立着好些松杉等古木，這時，月輪已高，照得林中滿地碧雲，似欲流走，江山美景，清澈如畫，江風拂拂，暑氣全消，果然涼爽異常，遙望沿江蘆蓬，燈火萬點，燦若繁星，雖還未到升座施食放焰口的時候，江中已有好些河燈，由上流頭，隨波起伏，飄蕩而來，江面上，更有富紳，用大船木排，所結水上道場，鐘聲鐃鈸之聲，與潮聲相應，明月在天，香光映水，熱鬧繁華之中，別具一種淒清况味，想起光陰駒隙，逝者如斯，人生百年，有如夢寐，像方才所遇少女，直似桂殿仙人，下臨凡世，此時看他儀態萬方，丰神絕代，轉眼之間，風華消失，終歸黃土，再要紅顏薄命，所適非人，豈不可憐，令

人腸斷，似此天人，祇宜長生不老，永駐芳華，再遇一個知心多情的，如意郎君，常年廝守，心坎溫存，才快人心，而免恨事，可惜造物不仁，既將兩間鍾靈毓秀之氣，萃此一身，便因保其青春，紅顏雖老，如何任其凋謝，受人摧殘，徒供後人憑弔之資，這類傷心恨事，古往今來，不知多少，以前所遇，多是庸脂俗粉，以爲載藉流傳，所謂美人，多出附會，愛者爲佳，並非真有其人，不料國色天香，果然絕世，雖然，人世韶華，轉眼空花，似此絕代佳人，能得置諸紅閨，與其晨夕，縱令人生短促，亦復何憾，再要巧遇仙緣，同修道業，駐顏有方，長生不老，等諸劉樊合藉，葛鮑雙修，天長地久，永同眼波，祇能如此心願，便爲他受盡千辛萬苦，八難三災，也所心甘的了，獨個兒，徘徊月下，正在癡想，微聞左邊大樹後，有人喘息之聲，過去一看，正是先前所遇兩壯漢，被人綁在樹上，嘴裏滿塞沙土，外用布包，蹬着一雙怒眼，正在強掙，無奈，綁甚牢固，不能脫身，李善少年公子，終是無什經歷，見這兩人，貌相雖惡，身受極苦，雙手反綁，皮肉緊勒，已全腫脹，忽生憐憫，也未詢問經過，先自解綁，壯漢脫身以後，連挖帶吐，再鬆動了一陣手脚，李善在旁，連問兩次，均未回答，剛一復原，便朝李善說，你不要問，也不許對人說，免遭無趣，李善見這兩人，如此狂妄，越知不是善良，剛待發作，微聞身後，樹枝響動，未及回看，兩壯漢忽然大驚失色，慌不迭，往山下逃

去，本要追問，繼一想，這等妄人，不值計較，今晚人多熱鬧，與人爭鬥，容易招搖，方丈又曾囑咐，休管閑事，欲追又止，偶一回望樹後，似有人影一閃，走過再看，已自不見，一會，便見陳二，一路東張西望，悄悄走來，見面，又朝四外，尋視了一陣，見無一人，方始低聲說道，相公貴人，怎不小心，幸而那兩人，和你投機，不然，我一多口，便是亂子，如非這二位俠客老爺口氣，似對相公甚好，要命小人也不敢來了，李善問故，才知當地，近兩年內出了兩個有名俠盜，前任便爲此丟官，因這兩人，偷富濟貧，神出鬼沒，以前兩任府縣，連用重金，聘請有名武師，百計擒捉，休說成功，連二人的年貌，均無一人，見到過他的廬山真面目，祇知二人，均是外方口音，不喜人議論嘲笑，犯必不容，最奇是行踪飄忽，出沒無常，簡直無法捉摸，富貴中人，遇他不到，如遇光降，必被滿載而去，來時，均帶面具，看不見他的真形，能見到的人，又多受過他的好處，便是見過，也無一人，敢於洩漏，陳二先也不知，便是這兩個少年，祇爲稽穀山後，有一土豪錢柳泉，年已七十，仗着長子錢魁，朝中大官，次子錢耀，天生蠻力，是個武舉，本人也有功名，倚勢橫行，無惡不作，本地民風謹厚胆小，畏之如虎，錢家養有不少武師打手，常在外面，霸搶民女，自來官府畏勢，多不過問，人民也不敢告，遇害的人，十九忍氣吞聲，無可如何，陳二有一至親，曾受老賊之害，與之巧

遇，將人救走，陳二本人，上月無意中，受惡奴欺侮，也是雙俠，借故將惡奴，打個半死，代爲出氣，給了十兩銀子做本錢，因聽外方口音，冒失請問，受了警告，不令對外宣揚，所以不敢明言，李善聞言，猛想起父親向例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今日歸省問安，忽現愁容，未及請問，便奉母命回廟，似此積案甚多，有名大盜，省裏定必奉有密令，期限也嚴，難怪父親愁煩，祇奇怪這兩人的口氣神情，武功文學，均非尋常，人又那樣風雅豪邁，氣度安祥，怎會做出此事，心中半信半疑，決計明日回衙，問明父親，可有此事，再作道理，再問陳二，樹上所縛兩人，可知是誰，陳二驚道，這便是老賊手下黨羽，想是今日廟會，少年婦女甚多，不知何人，被他看中，又想擄去姦淫，被這兩位俠客老爺看見，沒要他們的命，還便宜，否則，這兩人，都是極好武功，老賊父子，又用木排，在江中放焰口，人來甚多，誰敢惹他，李善方悔，先前不曾盤問，先就放人，地方上有此兩個大害，父親的官，怎做得好，心正愁慮，忽聽兩岸江心，人聲鼎沸，宛如潮湧，連忙回看，祇見上流頭，飛也似駛來一條大法船，上面燈火通明，河燈跟着出現，滿江皆火，原來此時，承平年久，溫州濱海要區，人民殷富，又最信奉鬼神，每年中元鬼節，到處高搭蘆篷，施放焰口，一般紳商富民，更在沿江，大放河燈，超度亡魂，互相爭奇競巧，盛極一時，先前已有一些河燈三三五五，順流飄蕩，這時，正是各

富豪，開始競賽之際，沿江鏡鉞鐘聲，經魚梵唄之聲，喇成一片繁音，遠近相聞，忽然上流頭，駛來一條法船，那船長約五丈，寬祇數尺，和端陽節的龍舟，大同小異，船頭上搭起一座法台，台上一對素燭，粗如人臂，上供香花菓餅，五穀鹽茶之類，當中站着一個，全副禪裝，身材高大的，中年和尚，手挽法訣，口誦經咒，一面抓起五穀鹽茶，往江中洒去，兩旁八個小和尚，各將船頭上堆積的饅頭米飯大把抓起，往江中亂擲，船頂是一白色蓬帳，用竹竿支起，四面空敞，內懸無數紗燈，船舷上又有百十盞蓮花燈，作兩行排列，每邊十六個，各穿彩綢密扣短衣，裸着半臂，手執木槳，頭帶蓮花形彩帽的壯士，船中二三十個，奏樂的俊童少女，各持樂器吹奏，笙簫鐘鼓之聲，響澈水雲，那船上下前後，點滿燈火，由那三十二個壯士，一齊划勁，望將過去，直似一條火龍，在水面上，緩緩駛來，因江心寺法台最多，這時蘆蓬已全撤去，所有法台，全都臨水，各有河燈放入水內，和尚正做焰口施食，到處幡幢林立，香烟繚繞，燈火輝煌，正是道場法會最盛之時，當地又在江中，四面環水，所有法船，到了寺前，均要環繞三匝，再各隨其便，在江中往來遊行，趁上一陣熱鬧，等到法事做完，然後就江中，焚燒法船箔錠紙錢之類，那條形似火龍的法船，相隔江心寺，約有里許，後面十幾條，大小法船，也由離寺數里的蘆蓬前面，突將燈燭香火，一齊點燃，相繼駛來，雖沒有第一條

船，那艘長大，但也各有勝人之處，江中自從黃昏以後，遊船漸多，加上幾處水上道場，本就熱鬧非常，經此一來，越發火熾，李善方覺此舉，要耗不少人力物力，與其把有用財物，耗之於鬼，何如用以拯濟孤寒，施之於人，豈不更好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先是一枝火箭，帶着大串流星，由上流頭冲霄而起，緊跟着，鑼鼓之聲，連連響動，遙望上流，水天相接之處，忽現出兩三片紅影，隨聽衆聲歡呼，水陸喧嘩，紛喊河燈來了，跟着，便見紅影化爲火雲，光焰耀空，逐漸展開，化爲千萬點火星，順流駛來，指顧之間，萬千盞河燈，已由上流頭，蔽江而下，一時滿江皆是這類蓮花燈佈滿，隨流飄去，後面的還來之不已，當時成了一片火海，連天都被映成了紅色，頭條法船，到了前面江心，便自停住，細吹細打起來，後面的也相繼到達，李善一數，共是大小四十三條，到齊以後，都將船頭向前，環繞江心寺，作一弧形，環對着方丈天澄主持的法台排列，祇頭條法船，獨自當前，彷彿羣龍之首，居中領導，無敢與爭，行列又極整齊，大船獨自居中向前，看去好似一個極大的火燕，貼水張翅而立，甚是壯觀，再定睛一看，所有法船前面，均有一對大紗燈，上寫船主人的姓名堂號，當中大船上，雙燈之外，並有一面黃旗，上繡一個大錢字，船頭上站着兩個壯漢，正是先前所遇，土豪手下徒黨，已各換了一身新衣，手執鋼叉，神態凶橫，旁若無人，不禁有氣，因想父親在任，決不容這類凶

徒橫行，便往水邊走去，意欲暗中訪問，留神查看對方虛實，以爲異日除害之計，剛到水邊，忽見一條小船，上坐二人，這時燈月交輝，水面上荷燈萬盞，隨波蕩漾，所有遊船，十九燈彩輝煌，笙簫鼓樂，奏個不停，那條船上，都是裏外通明，惟獨這條小船，未點一燈一燭，船上兩人，文生打扮，對坐艙中，由船後一人，手持雙槳，划行水上，穿波急馳，其速如飛，本由左側大船縫中，突然穿出，往右側掠波駛去，一晃不見，自從這數十條法船，作半環形，排列以後，離岸四五丈，江面空處，照例不許舟船經過，所有遊船，均在法船兩翼盡頭處停泊遙觀，有的均已登岸，立在各道場法台側看熱鬧，小船突然遊過，李善祇顧向陳二詢問土豪劣跡，先本不曾留意，及至各船紛紛喝罵，當中大船上人，更是其勢汹汹，待要動武，小船也由當中駛過，李善這才看見背影，覺着船上兩人，好似前遇少年，船已繞向江心寺後，心中一動，方要跟踪趕去，忽又聽法船右翼盡頭，有兩遊船，互相喝罵爭鬥，與岸上觀衆，喝彩之聲，探頭一看，原來是隻小遊艇，中有數人，似與隔船上人爭吵，船頭上，立着一個，青衣女子，疑是心中所想之人，不願再尋先那小船，忙由人叢中，繞路趕去，每年孟蘭大會，雖然盛極一時，但因觀衆太多，加上土豪富紳，互相爭勝，一個不巧，事完便要發生械鬥，多傷人命，積習相沿，均認此舉，關係當年收成，無法禁止，照例，每當會時，官府必要多派兵役，到

場鎮壓，幸而人民迷信神權，非真萬不得已，即便雙方，勢均力敵，兩不相下，非是深仇大敵，萬不得已，誰也不敢在當夜，真個動手，內有幾個倚勢橫行的土豪惡人，本地人俱都知道，更是忍氣吞聲，不與計較，故此械鬥發生，多半是在事完之後，祇官府賢能，事前得信，仍可消弭，李善到時，見那遊艇，共祇母女二人，同一年約十三四的幼童，操舟的好似婆媳二人，等到近前，事已過去，定睛一看，船中女子，正是陸公祠所遇，青衣少女，不禁驚喜交集，低囑陳二，向遊人打聽，才知少女，並非當地土著，似由外地來此，敬香看會，雇了一個遊艇，夾在遊船之中賞玩河燈，孟蘭盛會，不料遇見小賊錢魁手下徒黨，看中少女美貌，駕一小舟，尾隨調戲，因船主姓尹，婆媳二人，土著相識，竟將尹婆喚過船去，令向少女之母勸說，命將少女，獻與錢魁爲妾，因被對方，罵了幾句，賊黨共是三人，和一船夫，欺對方均是婦孺，竟過船去，意欲恃強相迫，那知少女，也是大家之女，同來老婦，並非女母，乃是長親，先在日間，已遇賊黨尾隨，方才又加調戲，均未理睬，及見賊黨，凌逼更勝，不由激怒，挺身上前，始而向其理論，賊黨自然不聽，妄想行強，下手搶人，少女年紀雖輕，却有一身驚人本領，祇一伸手，先將當頭一賊點倒在地，同來二賊，不知利害，同時伸手，一個被少女一脚踢翻，另一個也被點倒，不能言動，少女這才當眾宣佈賊黨的惡迹醜態，並說，同船便是

陸青天的後人，也是自己姑母，新由外省來此尋訪，黃昏後，才得尋到，因表弟年幼，想看河燈，又因不久便要離去，爲此雇船遊玩，覺遇賊黨駕船尾隨，口出不遜，心想這般無知匪徒，不值計較，仍未理他，不料過船行凶，諸位眼見，凶器尙在手內，聞說當地府縣，人甚清正，諸位可代我，把官差尋來，將其送往衙中究辦，並煩作一干證，三賊中，祇有一人，能夠說話，見此舉丟人太甚，雖然恨毒，無如對方，武功高強，新任府縣，清正威嚴，一旦經官，事易鬧大，正自愧忿，少女因旁觀人，均怕老賊父子威勢，不敢多事，越發有氣，竟要在三賊臉上，留一記號，方肯放走，這三賊黨，原是小賊所聘武師，已然丟臉，再被人留下記號，以後如何見人，沒奈何，祇得低頭服輸，同時，另一賊黨，看出對方，雖是女流，並不好惹，又聽說知府當夜微服出遊，並帶有兩名北方聘來的名武師，和幾個得力捕快，雜在人叢之中，錢氏父子，惡跡太多，到處仇敵，惟恐被其發現，把事鬧大，便裝好人，上前勸解，再三向少女說好話，才將三賊釋放，少女似知那人，不是善良，放人時笑說，我名浦文珠，素來不畏豪強，現住我姑母家中，秋涼才走，誰不服氣，祇管前往尋我，賊黨回船，狼狽而去，衆人料錢賊父子，必不于休，有兩個好事的，先在一旁勸解，人去以後，便勸文珠，說姑娘本領雖高，終是女流勢孤，這河燈就是初起時好看，天已不早，請回府罷，文珠笑答，我聞當

地官府，甚有賢聲，決不坐視惡霸橫行，清平世界，萬目之下，難道這羣無知匪徒，均敢聚衆行凶不成，兩人見勸不聽，恐被賊黨耳目聽見，告辭走去，別的人自更不敢上前，李善到時，文珠已回中艙，與同來陸氏母子，觀賞河燈，言笑自若，和沒事人一樣，李善借着柳陰掩蔽，朝船呆望，越看越覺船中入，風神絕代，儀態萬方，由不得看出了神，正在發癡，忽聽身後笑道，相公，這朵玫瑰花有刺呢，李善回顧，正是陳二，隨在身旁，尙未走開，不禁臉上發燒，強笑答道，休要胡說，這位浦姑娘，和天上神仙一樣，如何可以無理，我因學過幾天武功，覺他小小年紀，怎會有這等驚人本領，可惜不知他的來歷住處，又有男女之嫌，如是男子，我真想和他領教呢，隨聽身旁不遠，有人接口道，這個容易，回頭一看，立處左近，遊人甚多，也看不出是誰，是否爲己而發，一想語音甚低，決不會被人聽去，心方尋思，陳二笑容，相公要打聽他的來歷，果是容易，我看尹三婆和他三人甚熟，明早一問即知，再去廟中稟告如何，李善心方一喜，又覺父親在此作官，自己無故訪問民家少女，於理不合，祇得說道，這個無須，我不過見他武功甚好，說說而已，男女不便，向人打聽，易遭誤解，還當我也是個壞人呢，說完，自覺口不應心，又見爲時不早，少女朝自己連看了好幾次，恐啓對方疑心，想要走開，又不肯捨，祇得假裝看燈，時朝船上偷看，本意不會對方覺查，誰知雙方目

光，老是相對，每一接觸，心便怦怦跳動，也說不出是何緣故，似這樣，挨到烙口，快要放完，還不捨走，江中那等繁華的景象直如未見，後來江中焚燒預搭的冥器法船，陳二想要回去，笑說，相公怎不往當中正台，去看老方丈的佛法，這才想起天澄和尚，會令自己，往謝公亭後小山，觀看羣鬼爭食時景象，自己正作法事，也未前往照料，忙令陳二回，自由遊人叢中，往當中法台，擠將過去，到後一看，江中正燒法船，法事已成尾聲，初意錢氏父子，見手下徒黨，爲人所傷，必不干休，細一查看，除當中法船尚在，錢家的遊船，已不知去向，方覺奇怪，李和忽然走近前來，低聲問道，二哥可知爹爹也來了麼，李善聞言大驚，忙問現在何處，可曾回衙，李和答說，爹爹來意不知，也不許問，由辛游二位武師，暗中保護，扮作三個香客來此，轉了一圈，再前還命向三通知，不許我們迎接說話，看去好似有件事情，並不單是爲了查訪民俗，我命李福，暗中隨往，後來歸報，說是同了兩個少年，在謝公亭上，閒談觀燈，辛游二人，均被遣開，神情好似以前相識，談得甚爲投機，辛武師便由亭後走出，將李福趕了回來，說是當晚並無什事，偶在衙中無聊，聞此一年一度的，孟蘭勝會，來此觀賞，並無他意，如見二哥，不令往尋等語，李善忙喚李福，一問兩少年的，穿着神情，與前見舟中少年，一般無二，祇不知怎會與父親相識，心中奇怪，不敢違命往尋，意欲繞往謝公亭側，遙望是

否前遇兩少年，還未走近，便見亭上，空無一人，料已離去，再往各泊船處查看，也無踪跡，江中紙木紮成的法船已燒，道場法事，也早做完，遊船紛紛歸棹，那數十條載人的法船，早將所有燈彩紙紮之物，一齊送放江中預先停泊的木排之上，隨同排上那條十餘丈的大法船，一齊焚燒，各自掉頭，輕敲慢打，奏起鼓樂，往來路退去，當地天熱，有的多就原來遊船上，乘涼安眠，有的便就相識名寺廟中寄住，這時，離明已近，殘月昏茫，前半夜滿江燈火，已全隨流飄去，祇水邊江岸，蘆灘邊上，零落落掛着幾盞殘燈，先前繁華，轉眼皆空，一輪冰盤大的明月，斜掛疏林小峯之間，殘星耿耿，東方漸現曙色，滿地菓核瓜皮，遊人也將散完，祇幾個香火雜役，收拾殘餘，正在打掃，同來弟兄下人，忽然迎面走來，說父親命人來說，現已回衙，命衆事完速回，祇李善今明兩日內，不奉命不許回去，說完，便朝預先停泊的船上走去，李善本意回衙，向父請問，聞言好生奇怪，祇得暗告李和，隨時留意，如有件事，速即命人，渡江送信，又到船上，坐了一會，等到吃完茶點，開船上岸，天已大亮，忽想起前遇少女浦文珠，方才打傷賊黨，仇怨已深，決不干休，先前散會時，滿江遊船，穿梭也似，往來如織，因為想找父親，也未發現他的船影，他共婦孺三人，賊黨人多勢盛，多高本領，也非其敵，如知他的住處，也可暗中維護，偏又避什男女之嫌，陳二也不知向那船家婆媳打聽沒有，

萬一土豪記仇，今日一早，便往尋事，吃了眼前虧，如何是好，心中一急，便不想睡，恨不能當時便將意中人尋到，加以保護，才對心思，這時，所有遊船，十九開走，祇留住，在廟中的，一些游客，所乘八九隻大小遊船，停泊廟前，廟後一帶，地勢偏僻，江水又淺，從無一船停泊，李善因對文珠鍾情，關切太甚，明知船已開走，仍然沿着江邊尋去，心想意中人，曾在陸公祠，打聽陸家後人，時已下午，夜來便見他同陸氏母子，坐船觀會，也許陸家，就住祠堂附近，反正不暈，姑且試試，走到廟後，發現前面不遠，臨江修竹叢中，有一所房舍，正在陸公祠後，及至道繞竹林之外，忽見江邊，停着一隻小艇，正是昨夜所見，心中一喜，忙趕過去一看，果是原船，船中空無一人，船頭上剩有半邊西瓜，和幾隻桃李之類鮮果，泊在一樹垂楊之下，兩隻小貓正在相對玩弄，追撲為戲，互相馳逐不停，在船頭上，滾來滾去，東方朝陽，由遠遠波心升起，萬道紅光，斜射過來，映得大片柳林，都成金色，江面上也閃動起千萬片金鱗，到處靜悄悄的，料知意中人，住在竹林之內，正要入內訪問，剛到裏面，見林中一道短竹籬，上面佈滿牽牛花，正在迎露盛開，籬內一座葡萄架，間以芭蕉，綠陰滿地，悄無人聲，暗忖此地修竹高柳，花樹參差，小山左列，大江前橫，地絕囂塵，直非凡境，自己在廟中，住了多日，附近民家，多半相識，這好一所人家景物竟未來過，如在事前，與陸家相識，豈非

絕妙，何致咫尺蓬萊，通詞無計，念頭一轉，忽想起對方，全是婦孺，昨日三次相遇，未交一言，無原無故冒昧登門，這話如何說法，不由把初來時的勇氣熱心，一齊去個乾淨，越想越覺不便，重又退了回來，剛一回到林外，忽聽身後有人跑來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昨夜船上幼童，剛把脚步停住，幼童已趕到面前，未容李善開口，喝問找誰，李善素來面嫩，本是滿腹熱心而來，因見對方，詞色不善，知道對方，家無壯丁，昨夜隔舟觀望，已被發現，一大早尋上門去，多半誤會，先前想得好好的話，竟至無法出口，由不得面上一紅，笑答，我便住在前面江心寺內，清早無事，來此閒遊，因見這裏風景甚好，主人必非庸流，意欲登門拜訪，後來想起，昨夜孟蘭勝會，主人定必歸晚，未便驚動，意欲改日再來，別無他意，說時，似聞身側，有人嗤笑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乃是一根七八尺高的石筍，石前兩株老松，數竿修竹，景甚清幽，祇不見人，因是男子口音，方想探頭石後觀看，幼童已怒喝道，你哄鬼呢，昨夜你就鬼頭鬼腦，掩在柳樹旁邊，朝我船上，偷看了好些時，後來走去，天已快亮，才隔不多時，一大早便尋了來，意欲何爲，實對你說，我陸雲翔，年紀雖輕，並不是好惹的，何況還有我表姊在此，如不能還我一個明白，管教你來得去不得，昨夜那三個地痞，就是你的榜樣，不用我表姊動手，也把你打個半死，如若自知無理，趁早跪下，叩頭陪罪，還可饒你，有話快說，想走不

行，李善出身世家，平日對人謙和，從未受過這等侮辱，見對方磨拳擦掌，其勢洶洶，說話欺人太甚，無奈自己冒失，對方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家中好似無什男丁，如何能與計較，再加心上人，就在林內，也許先前發現，幼童奉命而來，休說愛屋及烏，不願動手，便鬧起來，也是皂白難分，容易被人笑話，想了想，祇得忍氣答道，你一個娃娃家，事須認清，不可隨便出口傷人，把好意當成惡意，我在此避暑，已非一日，別的不說，江心寺天澄方丈，戒律森嚴，稍差一點的人，豈能在他廟中久住，我此來實是一番好意，你既這樣，我也不願多說，我是否好人，日後自知，真要蠻不講理，可教大人出來，去往廟中尋找如何，不等話完，陸雲翔先喝罵道，我家祇我一個男子，誰是大入，我娘年老多病，再說，你也不配見他，想引我表姊出來，真是做夢，這一帶是我家，由我作主，大清早上，無故來此窺探，非賊卽盜，說不出個道理，我便要你看，隨說，縱身就是一掌，李善武功甚高，如何能被打中，本心不願傷那幼童，一閃避開，喝道，你小小年紀，如何不知進退，我不過一時乘興閑遊，並未到你家去，林外又無圍牆，誰知是你的家，念你年幼無知，不與計較，趁早停手，各自回去，我也不再管什閑事，再如無理，你便要吃苦了，說時，又聽石後微笑了一聲，方想，此是何人，怎不出面，陸雲翔已自大怒，大喝你有本事，祇管動手，誰要你讓，隨說，縱身又是一拳，李

善連避數次，見幼童老是不知進退，年紀雖小，伸手却甚矯捷，差一點沒被打中，雖然有氣，終因對方，乃心上人的至親，年紀相差，不願還手，祇得一路閃避，先想將對方，引往寺前，寺僧見了，必代分證，繼一想，對方明有誤會，幼童無知，萬一說起昨夜偷看玉人之事，豈不難堪，祇得罷了，後見幼童，一路猛撲，口更喝罵不休，心想這等讓法，幾時是了，不給他嘗點味道，決不會退，念頭一轉，喝道，你這小孩，如何這等強橫，你家還有大人沒有，如有，快請出來，我有話說，我不願以大凌小，已讓多次，再不停丟，真想迫我給你吃點苦頭不成，李善本意，想將陸母和心上人，引出一個，喚住雲翔，率性明說來意，誰知連喝數聲，不見人出，對方又是越來越凶，勢更迅急，實在按納不住怒火，重又喝道，此是你再三相迫，不能怪我，但仍念你幼無知，不肯傷你，話未說完，正想運用真力，借着架隔，給對方吃點苦頭，好使知難而退，猛一眼，瞥見林側石筍旁，有一三尺多高的石椿，立在地上，心念一動，雙腳一點，往斜刺裏縱去，到了石前落下，大喝，我先教你看個榜樣，說時，雙手一分，一個大鵬展翅之勢，下面金雞獨立，橫起右腿，運用真力，朝着石上踹去，叭的一聲，那石竟被一脚踹斷，碎石紛飛中，雲翔也跟踪追迫過來，見那三尺來高，尺許粗細的石椿，被人一脚踢斷，竟如未見，依舊揚拳就打，舉腳就踢，李善拿他無法，身形一閃，一個旱地拔葱之

勢，凌空而起，剛由雲翔頭上飛過，猛然發現雲翔來勢特急，正往前撲，腳底又誤踏着一塊碎石，一下撲空，待往前面斷石樁上竄去，料非跌倒不可，因和雲翔，打了一陣，看出對方，年紀雖輕，武功頗有高明傳授，貌相又極俊美，早就有些喜愛，況又是心上人的表弟，雖見對方蠻橫無理，不知進退，心中有氣，始終不願傷他，這次因是來勢特急，意欲施展輕功，使知利害，及見一下撲空，看神氣已收不住勢，非跌向斷石之上不可，惟恐無意受傷，仗着天賦異稟，輕功極好，見勢不佳，忙用師傳絕技，身子一側，一個風捲殘花，化爲魚鷹掠水的解數，百忙中，掉頭向下，人未落地，手已先到，一把抓住雲翔褲帶，就勢上身往外一翻，身子一挺，斜竄出七八尺遠近，雙腳找地，立在地上，縱時，雲翔因吃碎石一絆，收不住勢，眼看跌向斷石樁上，暗道不好，正待用手去撐，猛覺前面，疾風撞來，同時，後腰一緊，被人抓住，忙就勢一挺身，意欲反抗，未容動念，後頸又被人又住，凌空而起，以爲敵人還手，身已被擒，連忙反手亂打，一面用腳亂踢，李善祇顧救人，不料對方，誤會好意，因是反手，人又懸空，雖未打中，右肩上却被他倒踢了兩腳，不禁有氣，忙把真力，運到臂上，先反振了一下，突伸右手，就勢把兩條小腿抓住，高舉過頂，喝道，你這小孩，太不知好歹，我因見你，快要跌倒，恐被斷石跌傷，好心救你，如何還要打人，我已將你擒住，要想傷你，豈不容易，

我向不肯以強欺人，何況你比我小得多，決非對手，趁早停手回去，下次遇事，須要分清善惡，不可如此冒失蠻橫，今日幸是遇我，任換一人，你非吃苦不可了，說罷，將人放下，以爲經此一來，對方當已深知利害，不再糾纏，誰知雲翔，剛一落地，便追撲過來，口中大喝，你這無賴，誰要你救，今日教我丟臉，我和你拚了，邊說邊打，李善見他氣得粉臉通紅，眼花亂轉，情急之下，竟想拚命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想不到區區頑童，如此蠻纏，又不便傷他，正在一邊閃避，心中尋思，想不起應付之法，雲翔偏是羞惱成怒，越打越急，兩次被李善，將雙手抓住，怎麼也不聽勸解，口咬腳踢，一味拚命，祇一鬆手，便自打來，後來李善，被迫無奈，暗忖乃母祇此一子，如何聽其和人打了這些時，不加問問，看此形勢，就引往江心寺，也未必肯聽勸解，這等烈性，直似拚命到底，何不使他略佔上風，消氣放手，免被旁人看見，惹出笑話，知其不容分說，便賣一個破綻，將雙手抓住，笑喝道，我實在愛惜你聰明胆力，如用點穴法，將你點倒，我固免去糾纏，見你年紀太輕，性太猛烈，恐受內傷，更恐我去以後，萬一你家師長大人，和我門戶不同，不能解開，受害更甚，被你糾纏至今，我還有事，必須回去，現在和你商量，你不過打我不中，我又不曾回手，祇爲先前救你，誤認丟臉，不肯干休，我讓你打幾下出氣，總該好了，說完，鬆手，滿庭對方，定必亂打不休，好在煉就氣功，

對方雖會武功，決打不疼，祇求息事寧人，免鬧笑話，打上幾下無妨，不料這次，竟出意外，說時，雲翔先是滿臉怒容，聽到一半，朝側面看了兩眼，微微點頭，便不再用力強掙，聽完，忽改笑容答道，我雖年幼，輸命不輸氣，不受人欺，你早這樣說話，不就沒事了麼，你說，你住廟內，如是真話，我昨夜觀燈，還沒有睡，夜來無事，也許前往尋你，你肯和我交個朋友麼，李善聞言，忽想起心上人，素昧平生，無緣接近，想不到對方收風這快，以後彼此來往，不特可爲玉人盡心，也許還可得見顏色，心中一喜，便把雲翔先前旁觀點頭，化怒爲喜之事，忽略過去，隨口笑答，我先前想要登門，本是一番好意，也爲素昧平生，無因而至，恐啓主人誤會，重又回轉，是非善惡，不久自知，我們相居甚近，如願去我廟中，我雖無什長處，你終比我小幾歲，有益無損，令堂昨夜觀燈，天明始回，不敢驚動，等你到我廟內，明日再來拜訪如何，雲翔笑道，這裏本是我家祠堂後園，前有一堂兄，在此居住，他上月全家遷往杭州，家母孀居，不耐煩聒，平日好佛喜靜，新近遷來，才十多天，家表姊浦文珠，昨由南京，展轉尋訪到此，欲將家母接去，已定月內起身，我先前當你壞人，現在才知誤會，怪我不好，不嫌我小，想和你交個朋友，可惜相聚不多天，就要分手，祇好等到將來，再尋你了，李善還想探詢昨夜之事，和文珠的來歷，忽聽林內，有人喚了一聲雲兒，雲翔忙道，家母喚我，夜來

再見罷，李善祇得作別回去，歸途遇見船家婆媳，買菜回來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意似驚奇，對面走過，李善正想錢賊父子，就許今日帶了徒黨，來此尋仇，深悔方才，未對雲翔明言，萬一變生倉促，照護不及，如何是好，又想當地，孤懸江中，四面皆水，賊黨人多勢衆，必以船來，如被其將人擄走，自己除非事前警覺，有了防備，決難追上，仔細盤算，且先回廟，等陳二到來，向其打聽明了賊黨虛實，命人過江，稟告父親，將二位武師請來，先防一時，父親聞得賊黨如此凶橫爲惡，必不寬容，祇把這兩日渡過，訪出賊黨惡迹，或是有人告發，不特心上人，平安無事，還可爲人民，除此大害，邊想邊走，行經昨夜小山石峯之下，忽聽一聲斷喝，迎面轉角上，飛也似跑來幾個，背插鋼刀的，短衣壯漢，緊跟着，一股疾風，帶着一條白影，突由離頭兩丈多高的山石之上，往下飛墮，心疑惡霸，帶了徒黨，來此尋仇，祇不知峯上縱落那人，是何來歷，連忙往側縱退，一面把長衣脫下，定睛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出於意外，原來賊黨前頭，共是六人，後面的，尙還未到，昨夜所放兩壯漢，也有一人在內，峯上飛落的，那條白影，也是昨夜古松祠路遇，後在舟中同飲的，兩少年之一，不知雙方，何事結怨，一言未發，便自交手，心料還有一人，尙在峯上，抬頭一看，少年飛落之處，乃是近峯頂處，一塊突出的奇石，別無人影，耳聽羣賊，怒罵怪叫之聲，朝前一看，就這上下尋視，晃眼之

間，當頭六賊，已倒了兩個，後面又追來了三個賊黨，各持刀槍，一湧而上，少年獨鬥羣賊，手無寸鐵，縱躍輕靈，動作如飛，不消幾個照面，又被打倒了三個，下餘四賊，武功較高，少年好似不願傷人，除開頭兩賊，各被打跌在地，傷似不輕而外，下餘諸賊，祇將兵刃奪去，將人踹翻，祇不起身再鬥，便不再追殺，李善見那少年，中等身材，年約二十六七歲，面如冠玉，聽他昨晚談吐，何等儒雅，想不到竟有這高本領，並擅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身法手法，靈妙非常，正在自愧弗如，暗中贊佩，忽想起兩少年，文武全才，人又豪爽英俊，便真是陳二所說，隱名俠盜，這等異人，也不應失之交臂，難得賊黨倚衆行兇，正好借着相助，以爲結納之計，心念一動，因先前賊黨，持刀聚衆喊殺而來，疑是來尋心上的晦氣，早就激於義憤，把長衣脫掉，後見少年，武功甚高，祇顧驚奇旁觀，忘了動手，主意打定，便縱身上前，大喝大胆毛賊，竟敢白日之下，聚衆行兇，說罷，正要動手，猛覺身後有人，拍了一下肩膀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昨夜，隨了父親，微服私訪的衙中武師游天彪，不知何時掩來，連打手式，不令上前，料有原故，方想詢問，游天彪重又將手連搖，不令開口，手朝四外連指，留神四顧，原來當地乃江心寺後，最隱僻的所在，一面是山，餘者均是樹林，夏秋之交，草木繁茂，野麻雜草，比人還高，叢莽林樹之間，現出好些人影刀光，對面來路道旁，也有數人，各

着短衣，坐在山石之上，乍看好似昨夜未走的香客，在趁早涼，因覺面熱，定睛一看，本衙武師火龍鏢辛泰，也在其內，不禁恍然大悟，知奉父命而來，暗忖這兩位，均是北方有名武師，昔年往江南訪友，受了強盜攀連，問成死罪，鐵案如山，已無生理，離家數千里，舉目無親，辛泰想起傷心，正在悲哭，被游天彪喝住，說身負奇冤，乃是定數，人壽百年，終須一死，何必作此兒女子態，鬼如有知，再尋昏官狗賊報仇，到不早點痛快，這時父親正由於潛經過，去往冒化赴任，恰是鄰縣，因聽二囚，北方口音，所寓旅店，與監房一牆之隔，聽得畢真，一時激動俠腸，仗着和縣官是同年，知其人頗清廉，但是仁柔無用，不是能吏，便在當地，留了三日，先訪出一個大概，往見縣官，問出前任定讞，祇是奉行成案，據呈原供，呈報大府，並非有心，於是背人告以冤枉，可知之處，惟恐縣官受累，又想了許多方法，旁敲側擊，終於昭雪，二人感激救命之恩，由此追隨不去，父親連任繁劇，任多疑難的盜案，從無不破之理，二人例不輕出，何況一同出馬，並還帶有官差捕快，和幾個得力徒弟，照此情勢，不是那土豪父子，便是對兩俠盜，昨晚曾聽李福說，父親曾在山亭，與兩少年對談，怎會今日派人擒他，父親爲人，最重肝膽，又喜英雄俠士，對於功名前程，決不似尋常俗吏，那等看重，萬不會用詐術埋伏，誘人入網，如非是對兩俠盜而來，又不應如此大舉，其中必有原因，方

自尋奇怪，耳聽道旁樹林中，又有人發笑之聲，偏頭一看，那有人影，同時，對面四賊，又有兩個，受傷敗退，剩下老少二賊，尚在苦鬥，少年穿着一領青羅衫，腰間好似插着一圈，似鏢非鏢，長約數寸的暗器，金光隱隱，往外透映，也未見其取用，始終憑着雙手對敵，連羅衫也未捲起，先敗諸賊，除昨夜所放壯漢，傷勢較重，被同伴扶走而外，下餘還有四賊，均能行動，因中間發了兩次暗器，一半被少年，用腳踢飛，一半隨手接去，回敬過來，賊黨打人未打成，反受了傷，經此一來，全都震住，不敢上前，內有一人，見勢不佳，已先跑去，幸游二武師，和同來多人，始終遙望未動，所伏之處，多半隱秘，越看越像爲兩少年而來，祇不知何故不曾出手，回顧游天彪，已然溜走，暗忖兩俠盜，雖然犯法，不過偷富濟貧，人却俠義，錢氏父子，却是人面獸心，無惡不作，以爹爹的精明強幹，既出私訪，不會不知，難道祇顧敷衍上官，地方上這等大害，反到留爲後圖不成，心正揣測，忽聽喊殺之聲，當頭一個，鮮衣華服的少年，手持雙劍，帶了一夥打手，如飛趕來，同來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兇僧，和一老年禿子，一到便將長衣甩去，喝令動手，和尚把手一擺，猶笑說道，你們退下，無須倚仗人多，待我上前，看這小狗有多大的本領，說時羣賊正向少年，一湧齊上，祇和尚禿子，攔住爲首少年，向衆發話，話未說完，猛覺面前人影一晃，禿子大喝，禪師留意暗算，話才出口，

吧的一聲，和尚胖臉上，早挨了一個大嘴巴，急得哇呀怪叫，暴怒如雷，手握禪杖，便要動武，隨聽喝道，無恥狗賊，人多何用，不必吹什大氣，且叫你嚐嚐一對一的味道，李善在旁，早看出來人，滿口川音，身材矮小，正是昨夜所遇另一少年，覺着這一巴掌，打得爽快，忍不住叫起好來，對面賊黨，先見李善，少年英俊，相貌似個會家，早疑是前門少年同黨，如非昨夜所放壯漢，認出貌相，向衆聲言，此非仇敵，已早上前動手，後來賊黨，因先鬥壯漢已走，因覺李善，在旁觀戰，面有喜容，相隔又近，俱都生疑，再聽發話叫好，立時激怒，內有兩展，口中怒罵，當先殺上前去，李善大喝，無知鼠賊，也敢欺人，正要動手迎敵，先一少年，本在獨鬥羣賊，忽然大喝，這般地痞土棍，不值李兄動手，聲隨人到，突由人叢中飛起，一躍兩丈，似鷹捉小雞一般，由二賊身後，凌空飛墮，祇聽哎呀連聲，二賊聞了驚顧，已自無及，吃少年一手一個，夾頸皮抓住，喝聲去罷，雙手一揚，祇聽哎呀連聲，二賊已被少年，拋球也似甩出兩三丈遠近，落向道旁野麻林中，跌個半死，羣賊跟踪趕到，後來少年，也和兇僧禿子，鬥在一起，忽然回身喝道，八弟，賊已到齊，祇老賊一人在家，隨便派兩人，便可抓來，天已不早，我們該下手了，說罷，兩少年本是空手應敵，突把長衣脫掉，矮的一個，手往腰間一摸，取下一根，看去又堅又韌，細少如指，長約丈許，形似釣竿的皮鞭，禿子見敵

人兵器，先環腰間，出手挺直，尾梢甚細，釣絲也似，不禁大驚，喝問道，朋友，你是何人，門下，與雁山六友相識麼，川音少年，冷笑罵道，放你娘的屁，莫非這靈蛇絲，所製兵器，祇有姓石的才有麼，三太爺姓簡名靜，到此三年，今日才露真姓名，難怪你們這夥毛賊，有眼無珠，也不打聽打聽，說時，兇僧手中禪杖，才一照面，先被簡靜，一脚踢飛，連虎口均被震得生疼，知是勁敵，隨同縱避之勢，忙把腰間所帶短兵器，日月連環鋼槊取出，一聽對方，自稱簡靜，所用兵器，竟是昔年雁山六友，曾經用過的靈蛇絲，不由大驚，但覺敵人年紀太輕，這類異寶奇珍，乃有主之物，怎會到他手內，心中遲疑，手中兵器，正往下斫，滿擬槊沈力猛，這類軟兵器，決禁不住，那知一槊打下，敵人並未躲閃，祇把釣竿，橫着望上一擋，那麼細一根皮鞭，竟比鋼鐵還堅，連灣也未灣，力氣又大，兇僧吃這一擋，右臂當時酸麻，暗道不好，竿絲尾稍，忽似靈蛇掉尾，微一顫動，橫掃過來，一下打在肩頭之上，似被利刃，勒了一下，當時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，負痛情急，剛怒吼得半聲，簡靜騰身一脚，已踹向兇僧大肚之上，當時口噴狂血，仰跌在地，暈死過去，前一少年，長衣脫去以後，先把腰間環繞的，形似暗器之物，連那皮帶，隨手摘下，朝李善拋去，笑說，小弟不久有事，敬煩李兄代為保管，不必過問，請先回廟去罷，李善接過一看，皮帶甚寬，那暗器，乃八口七寸來長的小金

劍，連忙應聲佩好，羣賊因見敵人利害，挨着便倒，幾個有本領的，已全受傷打敗，多半胆寒，祇爲小賊同來，性情兇暴，不敢逃退，雖然隨衆喊殺，祇是虛張聲勢，誰也不敢冒失上前，及至兩少年，把長衣脫掉，現出那兩件奇怪的兵刃暗器，禿子見小賊自不動手，還在旁厲聲喝罵，催令同黨上前，先使眼色，令其溜走，竟不肯聽，因知那靈蛇絲的來歷，敵人武功，又高得出奇，不敢和人硬對，仗着身法靈巧，和多年煉就的輕功，正在勉強支持，一見另少年，現出入口金劍，越發心驚，大聲喝道，二位英雄，可是秦嶺小雙俠麼，近年所傳俠盜，必是二位無疑了，你我素無仇怨，祇爲小弟兄們，無知冒犯，才有今日之事，二位祇顧趕盡殺絕，可知四外官差羅網密佈，我們不過一時氣憤，聚衆羣毆，便到官府，也沒有多大罪過，况又備有到岸投首的人，至多花點錢，便可了事，二位却是奉命嚴拿的要犯，何苦上人圈套作什，話未說完，簡靜笑罵道，我知你這禿賊，老奸巨滑，既知秦嶺小雙俠威名，當知我弟兄的心性爲人，他便是我骨肉之交，八仙劍李均，如其怕事，豈肯顯露行藏，今天還不知誰是上當的呢，說時，羣賊又被李均，打倒了好幾個，祇剩兩人，想要逃走，李均也未追趕，剛逃出不遠，便被官差攔住擒去，同來小賊錢魁，少年好勝，先還負氣，不肯就退，及聽禿子這等說法，簡李二人在外，極少顯露其名，雖還不知利害，秦嶺小雙俠的威名，却早聽人說過，又見

四外埋伏的官差，各持器械，由樹林和野麻地裏現身，往中央走來，想起平日所爲，和知府的政聲，新任縣官，也非好惹，心正有些發毛，猛瞥見一個同黨，氣急敗壞如飛趕來，還未近前，便把雙手連搖，高呼相公快打主意，老莊主已被官府抓去，消息甚是不妙，錢魁聞言大驚，不等話完，見禿子正與簡靜苦鬥，敵人始終未下殺手，祇用那一根能屈能伸，剛柔並用的靈蛇絲，將人圈住，一味引逗戲侮，禿子先還仗着一身輕功，勉力應付，幾個照面以後，便自相形見绌，打是打不過，跑又跑不了，幾次說好話，示意同逃，敵人偏不肯聽，急得面都變色，小賊到此地步，才知兇多吉少，恰好立處臨江甚近，有一港汊可通，自持精通水性，故意喝道，爾等不必欺人太甚，小爺出手，便要你們好看，口中說話，一面脫去上衣，假裝拚命，暗往後退，冷不防，翻身往後，倒縱出去，接連幾縱，便到江邊，辛游二武師，已率衆官差，環繞過來，但未動手，仍作旁觀，祇簡靜和禿子動手，這一面，來去路斷，誰也沒有料到小賊，會趁水逃走，見狀同聲暴吵，正待追去，幸游二武師，畢竟成名多年，識見過人，先前奉有密令，須聽兩少年，主持自動，不可勉強，冒失出手，因料賊黨人衆，帶人雖多，全爲擒賊，不令漏網，本就看出這兩俠盜，是個異人奇士，再聽說起是秦嶺小雙俠，和所用兵器靈蛇絲，越發驚奇，早有成算，一見小賊，打算趁水逃遁，衆官差徒弟，紛紛吶喊追殺，忙喝爾

等無須妄動，馮雙俠在此，還會放鼠輩逃走不成，祇擒餘黨便了，簡靜接口笑道，這話不差，八弟擒此忸賊，不可傷他，等我抓那小賊回來，真要被他逃走，我弟兄太丟人了，話未說完，人已飛身而起，一躍便是好幾丈，小賊錢魁，也快逃到江邊，正待往水中竄去，忽聽一聲嬌叱，一點寒星，突由斜裏飛來，一下打在小賊的腿上，小賊已然縱起，哎呀一聲，落入水中，仍想負傷由水中逃去，猛覺左腿上一緊，似被毒蛇纏住，其痛澈骨，可憐小賊，雖會一點水旱功夫，但是從小嬌生慣養，幾時吃過這樣大苦，一面慘號急叫，一面回頭，用刀去斫，先還當是水蛇作怪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纏腿的，那是什麼毒蛇，竟是敵人簡靜，由後追到，揚手一靈蛇絲，剛將那條痛腿搭住，順水面往回倒拖，小賊也是平日精估民女，恃強行兇，惡貫滿盈之報，先被暗器將腿骨打碎，再被靈蛇絲一纏，怎能禁受，那靈蛇絲，最是奇怪，不特能剛能柔，由主人的心意，屈伸自如，最利害是，前半段暗藏吸盤，和倒鬚鉤刺，祇是血肉之軀，被其纏住，立時深嵌入骨，越勒越緊，除非識得靈性用法的行家，休想解脫，小賊痛急心昏，忍不住厲聲慘號起來，這一張口，江水立時倒灌而入，傷處又疼得不可開交，驚悸忘魂中，妄想用刀斫斷，不料那東西，堅逾精鋼，不用刀斫，已疼得刺骨鑽心，又癢又麻，及至用刀研上去，祇震了一下，絞絲未動，傷處越發勒緊，皮肉一齊勒斷，深嵌入骨，奇痛

越發難忍，又灌了一肚江水，等拖到岸上，人已暈死過去，另一面，八仙劍李均，已朝禿子喝道，我久聞你這禿赤練，是錢賊父子的軍師，全家上下，除你衣食父母外，把你畏之如虎，可惜人民怕錢賊父子，和你的兇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連我弟兄，在此兩三年，也祇今春，才知爾等惡迹，本意爲民除害，因前任官府，仁柔無能，已因我弟兄受累，府縣一齊丟官，後任府縣，更是清官賢吏，一則，恐再累人受害，再則，久聞李知府，文武全才，愛民如子，不畏權勢豪強，心想看看他的政績，遷延至今，不會上門，尋你晦氣，你三人居然也知道一點避諱，方以爲從此斂迹，那知兇僧一到，故態復萌，昨夜孟蘭盛會，又在妄想強搶民女，我想這類犯法的事，既有好官在此，決不坐視，無用操心，再說所搶的，也是一朵有刺玫瑰，憑你們這般鼠賊，反正奈何人家不得，便由你去，誰知你那手下狗黨，有眼無珠，因聽我簡三哥，說了兩句閑話，便命兩狗黨，來尋我們，我因不肯殺人，將他綁在樹上，令其傳話，後來被人放掉，小賊聞報，竟敢率衆尋我弟兄，幷想將昨夜女子，搜尋回去，我因昨夜李知府出來私訪，無心相遇，談得十分投機，知他爲我弟兄作難，起初想擒我們，一談之下，立時變計，情願爲我弟兄丟官，也不再完此案，所說不問是真是假，他本帶有兩名武師，好些捕快，並不知我二人，本領高下，竟肯當面放過，我先還當他，穩中之計，欲擒先縱，自己回衙，暗中令

人下手，誰知跟了一路，不特原班回去，還向二位武師下令，即使無心相遇，也須避道而行，以免誤會，這等明眼豪俠的好官，實是少有，我們今朝自行投到，自願爲他完案，但須事前，由我弟兄出手，就便把你們這些大害除去，惟防漏網，故意引逗，等到小賊兇僧，和你一起趕來送死，方始下手，李知府先還再三不肯，經我力勸，方始應諾，照計而行，由我弟兄上場，將你們所來狗賊，全數擒住，以應昨夜之言，二位武師，祇在一旁，指揮擒人，休看你年老成精，鬼計多端，殺你這禿賊，不過反手之勞，因你平日，雖然助紂爲虐，作惡多端，今天倒還眼亮知機，上來便說軟話，我弟兄向例，伸手不打笑面人，爲此和你相持至今，現在羣賊，均已被擒，無一漏網，休說放你不過，偌大年紀，平日受人喂養，一旦勢敗，獨自逃生，棄之而去，日後也無臉見人，依我之見，乖乖的放下兵器，任憑官差，把你擒走，既免受罪，還顯光棍，你看如何，另一面，羣賊在李均揮手爲號之下，已被衆捕快官差，全數上了鎖鍊，小賊也被簡靜，拖上岸來，倒提雙足，朝後背心一拍，江水立時吐出，悠悠醒轉，點手招呼二武師，說道：賊黨全數就擒，無一漏網，但我弟兄也是要犯，已和李老先生說定，二位祇管將我弟兄上綁，以免賊黨不服氣，兩武師見雙俠，這高武功，枉自成名多年，尙是初次見到，好生驚奇，聞言同聲笑答道，敝東愛才如渴，自從昨夜一談，對於二位俠客，敬仰

非常，來時還會再三囑咐，情願爲此丟官，也決不肯侵犯二位一根毫髮，祇仗二位之力，將錢賊父子，和手下惡黨除去，爲地方上去此一個大害，於願已足，還待往下說時，簡靜忽把面色一沉，瞪着一雙精光炯炯的怪眼，說道，那有此理，再如多言，便成虛假，煩告李知府，說我弟兄，非但見他，是個好官，並還另有情投意合之人，否則，任他千軍萬馬，也未必奈何我們，此事無須客套，祇管公事公辦，實不相瞞，那秃賊名叫赤練蛇養韓信秦江，詭詐刁狡，徒黨遍於東南，自身武功也非庸手，如不細心看管，不論監禁押解，早晚必被逃脫，說時秃子秦江，因聽李均，那等說法，知不能逃，慨然應諾，隨同走來，二武師因他無異自投，又知有名巨盜，反正雙俠同行，決無差誤，便給他留臉，不會上綁，因雙俠詞意堅決，苦勸不聽，祇得告罪應命，李善先見小賊投江時曾有少女人影，在江邊樹林中一晃，立有一點寒星飛出，小賊便被打傷，疑是心上人浦文珠，因正擒賊之際，李均又正發話，略一分神，再看已無踪影，後來聽出，雙俠竟與父親約定，自行投案，並還代除地方之害，驚喜之餘，又感又佩，知道父親，最愛英俠之士，決不這等作爲，對於雙俠，必有釋放之策，祇是拿他不定，兩次想要近前答話，均被李均，暗使眼色，揮手止住，知有原因，心想雙俠，心意已定，勸必不從，此時相見，果然不便，祇得中止，本來還想隨我跟你去，游天彪忽命徒弟。暗中傳話，說大

人有命，二少爺千萬不可回去，就回，也等三五日後，對於雙俠，決無惡意，少爺與雙俠訂交之事，也早知道，祇管放心等語，李善聞言，心方略寬，瞥見二武師，押了羣賊，陪同雙俠，正往江心寺前，埠頭上走去，雙俠因小賊凶僧，受傷太重，靈蛇絲具有奇毒，恐其身死，並各給了一點傷藥，醫好方始上路，各廟宇內，遊客僧侶，和當地居民，聽說錢賊父子黨徒，全數落網，俱都高興非常，稱贊官府賢能之聲，洋洋盈耳，李善見人民愛戴，經此一來，父親官聲更好無疑，也頗喜慰，一夜未睡，又看了半天，人去以後，天已過午，覺着疲倦，剛一回廟，天澄方丈，迎了出來，同去靈壽泉精舍落坐，笑問，居士不該多事，從此恐有不少煩惱，本非佛門中人，老僧無能爲力，現有玉玦一塊，贈與居士，留作他年紀念，將來如往秦嶺，經過天馬峯，峯頂有一石洞，中一老僧，在內坐關，居士見他，必不理睬，千萬不要介意，如有危難之事，可將玉玦，與他觀看，自能化解，今日投案的兩少年，與居士一路上人，正可由此結交，還有居士，雖慕道業，無如姻緣前定，更有夙世情孽，牽纏難捨，以後要費許多波折，才能如願，尊夫人恐還不止一位，雖是夙孽，但以居士爲人，也許人定勝天，化憂爲喜，事在人爲，請把今日之言，記住便了，老僧本來早要坐關，因見居士，慧業靈悟，志切禪修，一時多事饒舌，想把居士，引渡到我佛門下，誰知緣孽難淨，終令徒勞，其實昨夜祇照

老僧所說，去往小山亭上，觀看河燈，和和尚升座放焰口，羣鬼爭食之景，便可無事，也是老僧，智慧不高，未能洞悉前因，方有此事，否則，祇要事前，再多囑咐一句，不令居士，往陸公祠去，便許錯過，惟與秦嶺雙俠訂交，要緩兩三年，尊大人或者爲此受點掛誤，居士胸頭止水，不起微波，便不致有那未來之事了，李善聞言，知道天澄，道行甚高，善於前知，所說似指浦文珠而言，想起平日，最厭女色，怎會一見此女，深印心頭，由昨晚到今，片刻不曾去懷，回憶老方丈以前所許的話，忽於一夜之間，口氣大變，分明認爲自己，已入魔道，不可化解，才會這等說法，細一尋思，百年如夢，終歸黃土，從小向道，十分虔誠，利祿功名，早已視爲糞土，對於女色，更是心如秋月澄波，不染纖塵，忽生綺念，決非佳兆，好容易遇見這等高僧，已允指點迷途，一過中秋，便先祕示禪修，祇等人子道盡，披髮入山，永離塵世，尋求正果，無端爲一女子自誤，豈不可惜，自來修道人，道心一動，魔頭立即乘虛而入，此時懺悔，也許還來得及，忙向天澄跪下，方要開口，天澄連忙拉起，笑道，事已前定，居士不必如此，徒自煩惱，轉不如聽其自然，隨遇而安，比較還好一些，老僧已爲居士耽延，三日之後，便要坐關，從此一別，會期渺茫，不知何年始得重見，居士日內，也還有事，恐怕不等秋涼，便要遷回，先機難再洩漏，尊夫人尙在北方待字，異日一牀三好，十分美滿，老來

夫妻同修，共享仙福，也在意中，不過不是本來面目罷了，李善聞言，暗忖自己，雖覺文珠可愛，也祇想與往來親近，並無他念，何況雙方情悖未通，是否小姑居處，相逢未嫁，尚不可知，怎能談到婚姻二字，末了又有尊夫人北方待字，一房三好之言，自己平日雖無室家之思，但認爲世間事物，全是一個情字，尤其夫妻情愛，貴能專一，果如方丈所言，斷無納妾之理，越想越覺難解，想再探詢真情，並請指點迷途，有無化解，天澄正色合掌道，老僧方才之言，已犯口過，好些事難爲預言，祇請居士放心，仙佛兩門，殊途同歸，居士如非情緣未淨，前生靈隱，早參正果，不致飛絮沾泥，再來塵世，走這一遭了，說罷，合掌辭出，李善性本剛毅，天澄走後，暗忖自來多高魔頭，也能以定力戰勝，不見可欲，則心不亂，方丈素來對我期許，也許見我昨夜縈情此女，到處尋踪，有心激勵，依我本意，人既美貌，武功又高，意欲設法往來，常與相見，於願已足，並未作什非分之想，爲防把握不住，入了魔道，從此不與見面，難道還有什害處不成，主意打定，決計爭這口氣，等道心堅定，一念不生，再向方丈求教，事貴實行，多言何用，想到這裏，彷彿醒悟，當時心神大快，也不再安睡，逕去榻上，打起坐來，一會功夫，居然反虛入渾，一念不生，坐了兩個多時辰，方始終止，自覺神志瑩澈，心身康泰，爽快非常，正要下榻，忽聽耳旁，似有人笑道，苦哉，心中奇怪，開眼一看，窗

外竹陰清晝，日色西斜，芭蕉分綠，已上窗紗，庭院中靜悄悄的，那有人影聲息，疑是打坐時夢境，也就忽略過去，因先前拿定主意，屏除雜念，先由檢束身心，外層功夫做起，不想出外走動，獨個兒枯坐無聊，拿起筆來，要想吟詩，一開頭，便寫了一笑天人態萬方七字，正待續作，忽然警覺，把筆放下，暗忖，我已決計不想此女，如何隨便吟詩，便寫到她的身上，莫非真個入了魔道不成，心念一動，不由想起昨日古松祠驚豔，伊人情影，如在目前，越想越覺對方，天生麗質，玉貌花光，背面側體，無非絕代，料想天上神仙，不過如是，那麼美豔文秀的少女，偏又練有那好武功，如非志切修爲，似此佳人，與其晨夕，但得常隸眼波，便不作那銷魂之想，也是夠人消受，幾生修到，想了一陣，重又警惕，自言自語道，我既以定力，戰勝情魔，怎又想她作什，忙把前念拋開，自覺心思太亂，打算回衙，探詢雙俠之事，如何辦理，設法爲盡朋友之誼，又想起父親不令回去，心中作難，忽見陳二，匆匆跑來，進門笑道，原來昨夜，打傷惡徒的姑娘，就住在古松祠後面，方才陸家小相公，來尋相公兩次，因正打坐，被書童攔住，不曾驚動，現和書童他們，同在廟前打鏢，令我來看相公醒未，相公可要請他進來，李善忽想起，早來以武訂交之事，一聽陸雲翔，來過兩次，心甚不安，笑道，陸相公來過兩次了麼，可恨阿靈，不來喚我一聲，待我親自出迎，話未說完，忽聽門外笑道，此事難

怪阿靈，是我不令驚擾，想不到他，打得那好的鏢，真個有其主必有其僕了，李善忙起一看，正是雲翔，由外走進，忙起迎接讓坐，遣走陳二，雲翔開口便道，今早小弟無禮，幸蒙大哥海涵，家母問知大哥家世爲人，好生不安，恰好佃戶送來瓜果蔬菜甚多，特備薄酒粗肴，命小弟來請二哥賞光，就便陪罪，不知肯光臨麼，李善聞言，想說不去，偏是口不應心，連答，愚兄正要登堂拜母，伯母賞飯，那敢不領，不知何時前往，隨令阿靈，備水盥洗，雲翔道，大哥果是爽快人，小弟因想大哥早去，已來過兩次，第一次來時，聽說大哥過午才回，剛在打坐養神，心想早晚一樣，便未驚動，方才又來，見阿靈正在院中用功，看出手法頗高，又同去外面，練了一陣日已偏西，進來探看，大哥已起身，家母早盼光臨，這就同去如何，李善話已出口，心想美人名花，原是一樣，我祇稍見顏色，聽聽他的談吐文才如何，有何妨害，如恐陷人情網，存心避忌，先自着相，反而不妙，念頭一轉，立即更衣起身，到了廟後竹林之中，見林中精舍三楹，荆關不掩，花木扶疏，地無纖塵，問知當地，乃陸公祠後園一角，地最幽靜，二層是一小院，一面來路，一面花園，對面兩間房舍，軒窗洞啓，桌有琴書，壁懸長劍，似是主人書房，雲翔剛請李善落坐，便見昨夜船中老婦，扶杖走進，李善上前禮拜，陸母命雲翔扶起，落坐笑道，小兒無禮，不知貴公子，偶作閑遊，諸多失禮，幸蒙大度包容，十

分感佩，特備杯酒，奉邀一飲，今日殘暑未消，已命小婢，設坐水榭，就便納涼如何，李善起謝，方想意中人，如何不見出來，忽聽陸母笑道，舍姪女浦文珠，幼喪父母，拜一異人爲師，近年方將武功學成，仗着師傅武藝，以女俠自命，因在江中斬蛟，得有夜明珠一顆，又愛穿白衣服，夜間行路，望去宛如一點流星，絕塵飛馳，人都稱他爲女俠明珠，他雖女子，因常在江湖走動，祇要投機，不是惡人，從無男女嫌忌，老身先前感激公子，雅量高義，還想請早駕臨寒舍，見上一面，以便日後彼此照應，忽有急事，催她起身，剛走也就半個時辰，再來尙須一月之後，請至水榭入座罷，李善一聽，玉人已走，好容易有此進身之機，忽然緣慳一面，瞬息天涯，好生悔惜。陸母隨請同往水榭，納涼飲宴，李善平日好道，從爲家室之想，不知怎的，自見文珠便戀戀不能去懷，人看不到，連聽談起都是高興，入座以後，見陸母雖是官家命婦，舉止端凝，人却大方毫爽，不似尋常官眷有許多虛派，陸母也喜李善，少年英俊，文武全才，雙方談得甚是投機，雲翔對於李善更是親熱，相逢恨晚，談了一陣，李善始終懷念文珠，但以初見，不好意思細問，因聽雲翔早晨說起文珠此來，爲接姑母表弟，日內便要起身，故意問道，雲弟年少聰明，幼承家學，又有極好武功，平日所讀何書，可有從師，如其久居此地，請與小姪一同用功，就便習武，不知老伯母意下如何，陸母淒然答道，先夫原是飽

學，兼習武事，祇爲服官京曹，得罪權相，革職丟官，幾連身家一齊斷送，爲此憂憤成疾，終至不起，臨危遺囑，從此子孫不許進取，否則，便是不幸，未亡人也因先夫，祇此一點骨血，雲兒從小體弱多病，不耐風塵之苦，更不忍違背先夫心意，讀書祇爲明理，未令習那舉業，上煎年忽得重病，雖得治愈，人已瘦弱不堪，幸遇異人指點傳以武功，雖然造詣不深，居然轉弱爲強，我們母子二人，相依爲命，能與賢姪同學，再好沒有，可惜小兒無此福緣，他表姊文珠，因憐我母子孤弱，因在仙都山中，闢有一所田莊，昨日輾轉尋訪來此，已然言明，將我母子接去，在彼隱居，並爲他掌管田業，撫養近三年來，在江湖上所救孤窮無告之人，我已答應於先，不便反悔，仙都五雲山水之勝，載於道經，離此並不甚遠，不論騎步舟車，不消多日，便可到達，將來如有清暇或是路遇，尙望便道光臨，實爲幸事，李善笑問，這位浦使女，既是孤身一人，置此田莊可常歸去麼，陸母嘆道，我這位姪女，人太好了，貌相武功，賢姪昨夜，當已見到，性情更是溫柔豪爽，落落大方，無一人和他談不來，心又慈善，因此交遊衆多，男女都有，祇要投機，從不拘什形迹，聽說他那田莊，共有果田八百餘畝，平日在外，行俠仗義，助困扶危，凡他所救的人，稍對心思，便全家接去，分以田園，令其耕織，自己再就山水勝處，建了一片園林，房舍佈置也頗精雅，他因時作遠遊，無人留守，性又喜

潔，不願村夫俗子入居，尋訪我母子已兩三年，今始尋到，本定再待月餘，等我料理完了一點雜務便同起身，誰知午後來了一人，說他有一友人，現在北方有難，請其往援，匆匆起身，行時曾說，如過中秋不回，便請我母子直赴仙都，無須等他，我想他那歸期，至多是在重陽前後，賢姪如願與之一談，到時祇管前往便了，李善聞言大喜，暗自喜慰，覺着有了進身之機，正惜爲日太久，不知心上人幾時才回，女婢已將殘席撤去，獻上瓜果茶點，陸母文才甚好，雲翔幼承母教，兼習武藝，雖未成年，文武兩途，均有了一點根基，李善自比他高明得多，雲翔性又好學，見對方樣樣全通，又喜又佩，李善見天不早，兩次起辭，均被強行留住，直到夜靜更深，方始辭別，雲翔要送，李善因其年幼夜深，再四辭謝，雲翔不聽，陸母力言，雲兒自從習武以來，遠非昔比，何況今夜月光如晝，路又不遠，他和師兄，一見如故，頂好不要離開，就由他去罷，李善祇得聽之，剛一出門，見門外蒼松修竹，清影交加，月明如水，銀漢無聲，方覺夜景幽絕，忽然走到日間二人對打的斷石前面，猛想起動手時，曾聽人在近側嗤笑，是個男子，後來忙着回廟，不曾留意，陸家並無男丁，那人隱伏在旁，暗中窺笑，憑自己的目力，竟未發現人迹，多半是個行家，聽陸氏母子說，文珠豪俠大方，男女不避，莫非是她同來的不成，還有雲翔，開頭那等拚命，忽然化敵爲友，也似有人暗示，越想越奇怪，正要詢

問，雲翔忽然笑道，大哥，你這人真好，我和你結爲兄弟，拜你做個哥哥如何，李善知道陸家，清門望族，上輩和父親有同寅之誼，陸氏母子，人又極好，隨口應諾，商定日內廟中結拜，等李善回衙，稟明父母，再接雲翔母子去往相見，在衙門內住上幾日，再往仙都，雲翔大喜，不住問長問短，高興非常，李善見雲翔十分天真，簡直插不下口去，祇得忍住，二人且談且行，不覺到了廟前，當日天熱，廟中香火正在納涼，另有好些乘涼寄住的香客，均還未睡，李善見衆多赤膊，有的穿着短衣，祇一黑衣人，手持摺扇，倚坐廟旁古松之下，正在對江望月，當時也未留意，本意想立招雲翔入廟少坐，雲翔笑說，屋裏太熱，廟外人多，二哥如還不暈，可在廟旁松林中，散步片時如何，李善知他不捨分別，笑說，天已不早，恐伯母倚廬凝望，我再遂賢弟回去罷，雲翔笑答也好，二人邊談邊走，李善越想朝來之事越疑，又不便問文珠有無婆家，設詞問道，今早我和賢弟動手時，好似有人在旁，你家除賢弟外並無男丁，那人頗似一位行家，可是令表姊的朋友麼，雲翔聞言，微一尋思，轉問二哥，可曾見到什麼形迹，李善答說，沒有，雲翔笑道，表姊自奉師命，在外修積善功，交遊甚多，也祇聽她自己說起，不會見到，祇二哥走後，來了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，和他見面，談了一陣，本來當時要走，因母親和我均想表姊和大哥，見上一面，經我再四挽留，下午再走，我連去廟中，看了

兩次，大哥未醒，先是書童說，大哥剛睡，不敢驚動，未一次想喊，和表姊同行那人，強行勸阻，說大哥累了一日夜未睡，匆匆一見有什意思，如有緣分，遲早相逢，何必多此一面，如不投機，多此一舉，雙方如是一見投緣，從此天涯海角，李兄家規甚嚴，父母居官，決不容他孤身一人，往來江湖，尋一女友，豈不使雙方，多這一層想念，話未說完，我令書童，入內探看，大哥醒未，表姊忽然暗中走來，着實埋怨幾句，便匆匆走去，船是來人特雇，又小又快，聽說前半段，還是水路，順流而下，其行如飛，晃眼便自不見，我再進廟，大哥已醒，祇說姓賈名華，音與假話二字相同，我疑心不是真話，不過，人甚滑稽隨和，和我也談得來，喊表姊師妹，表姊對他甚是恭敬，初來時，雙方似爲一事爭執，表姊已然生氣，他但不勸，反說表姊自作自受，不聽良言，終要後悔，表姊竟無言可答，幾乎流下淚來，至於你說日間我們打架，在旁暗笑的人，我沒理會，但是決非表姊，也許是大哥的朋友，故意取笑罷，李善人本細心，聞言，覺着雲翔所說，多半真話，祇有暗中發笑之人，必與相識，不知何故，未肯明言，不便往下再問，快到陸家林外，正待辭別，雲翔又要回送，李善見夜已深，恐陸母懸念，方要辭謝，雲翔忽又低聲笑道，大哥，你知我這表姊，還沒許婆家麼，李善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方想再聽下去，雲翔笑道，天果不早，其實，家母自小弟習武以來，已不再過問小弟行動，目

前孤身一人，過江遊玩訪友，二日未歸，均未見怪，何況是和大哥一起，此時當已先睡，大哥既不令送，明日再見吧，李善對於文珠，早已暗種情根，雖不見人，聽人提起都是好的，正急於想聽下文，知道雲翔識透自己心意，再想起先前所說，挽留文珠，欲令與已相見之事，不禁臉紅心跳，恐被看出，不便改口，答道既是伯母先睡，雲弟也該安息，明日再見罷，雲翔人既靈慧，又和李善十分投緣，見他詞色勉強。知其言不由衷，忙道，我看還是送大哥回廟，再談一會的好呢，李善笑答，我原恐伯母盼望，我等在此，你到裏面看看伯母睡未，好在熱天，月色又好，率性稟明，我們也不往別處去，就在附近談上一會，再行分手，省得彼此送來送去如何，雲翔答道，家母對我，一定放心，睡否都不相干，李善也不再勸，雲翔知他，急於想聽文珠消息，故意不說，李善又不便先問，隔了一會，李善忍不住拿話引逗道，令表姊固是女中英俠，難道往來江湖，都是孤身一人麼，雲翔笑道，如不是她生性好強，還不會吃這虧哩，李善驚問何故，雲翔答說，家表姊性情固執，又喜護短，行時曾經囑咐，不許對人洩漏，難於明言，大哥如想打聽此事，祇有兩人，或者知道，這我還是聽那姓賈的說的，李善忙問這兩人是誰，何從詢問，雲翔始而推託不答，後經再三盤問，才答，小弟不是不說，實恐表姊見怪，內中還有一點關礙之故，別的我不敢說，祇知那兩人，新近曾與大哥相識甚是投

機，他和表姊雖非同門，雙方師長，交情甚厚，如往探詢，我想總能問出幾分細底，甯不相瞞，家母對於大哥，十分看重，便是今夜不問，日內我隨大哥，拜見伯父伯母，也必明言，言盡於此，幸而今夜，人已走光，否則，就這幾句話，如被另一二人聽去，我雖年輕，又是表姊至親，也必不免吃點小苦，我想過江再說，便由於此，李善聽出內中大有文章，祇願關心文珠此行安危，竟把平日修道之念，忘了一個乾淨，二人又談一陣，李善堅辭，不令雲翔再送，方始分別，因料所說新識二人，是兩少年俠盜，盤算了一夜，急於回衙探看，訪問文珠來歷，何事遠行，無奈父親有命，不奉呼喚，不許回去，老方丈天澄，雖精占卜推算，爲了昨日之言，不便求教，早起心正愁煩，先是雲翔走來，進門便令屏退書童，低聲說道，小弟昨夜不合走口，家母已然見怪，我知大哥，必尋二位俠士，探詢表姊踪跡，見時，千萬不可露出小弟所說，我奉母命，還要過江，爲了昨夜之言，在此一月之內，不便再往府衙拜見伯父伯母，祇好等表姊回來，專誠前去了，現在船已雇好，匆匆來此一別，改日再見罷，說罷，匆匆走出，也不令送，李善見狀，越料事有蹊蹺，心正疑慮，勉強吃了一碗午飯，方想文珠，共祇昨夜舟中一面，爲何對他如此顛倒，不能忘懷，莫非老方丈所說情孽，應在此人身上不成，當時警覺，正想拋開，不去想他，忽見李祥，由外跑進，進門便喚，二哥快走，爸爸命你回衙，有

事商量呢，李善聞言大喜，方才所想，早已拋向九霄雲外，暗忖難得此女，小姑居處，不知有無緣分，即便情孽，得妻如此，便爲他多受危難，夫復何憾，當時連行囊也未整理，便即起身，到了廟門，想起天澄方丈，尙未辭別，正欲回身，忽見廟中沙彌，手持一信，由後追來，見面笑說，家師知道施主將有遠行，別遠離長，本欲親送話別，一則，施主歸心甚急，家師又正忙作禪課，特令持函代別，此信共是兩封，內中一封，注明時日，請到途中再看，恕不遠送了，李善聞言大驚，深知天澄佛法高深，善於前知，常說彼此有緣，可惜夙世情孽，磨纏不捨，如以人力勝天，將其解脫，將來皈依佛法，必有成就，否則，本身根骨福緣，雖頗深厚，要參上乘正果，便自無望等語，本來無日不見，靜室談禪，往往終日，自從昨日相見，說起自己世緣難斷，夙孽已應，露出失望之色，今早起來，便未來晤，因正懸念文珠何事遠行，心情甚亂，也未往訪，不料行時，送來此信，聽那口氣，不特事已前知，並不露出不久遠行，相見無期之意，越想越奇怪，少年面嫩，恐兄弟年輕口嫩，萬一函中，說起文珠，不好意思，先託沙彌代致謝忱，說自己奉命回衙，本想向老方丈拜別，既然在做禪課，未便驚擾，好在不久即回，再當領教，隨即別去，李祥笑問，老和尚的信，怎不開看，李善推說，昨日曾與方丈談禪，想是指示禪機，他不令我向人洩露，我已答應，三弟不要問罷，李氏川東世家，長

幼尊卑之分頗嚴，李祥雖覺沙彌，語有深意，李善不肯明言，未便再問，笑說，既是這樣到了船上，哥哥一人看罷，不過父母在堂，爹爹對你鍾愛，此時便有出世之想，却來不得呢，李善知道弟因自己從小好道，喜與黃冠緇流來往，沙彌又有遠行久別之言，生出誤會，笑道，世無不忠孝的神仙，身爲人子，如何捨棄父母，披髮入山，以貽親憂，就有遠行，也必稟明父母，定日歸來，三弟祇管放心，祇是回家，不要提起，爹爹深知我的心性，母親恐不免於憂疑，本無此念，何苦使老人耽心呢，李祥原知兄長，素無虛言，見其詞色誠懇，也就不再多說，李善問知二俠盜，一名黃衫客簡靜，有一兄長，名叫簡潔，是位劍俠，威名更大，二武師昔年，曾在秦嶺，見過一面，一名八仙劍俠李均，兩人都是劍俠一流，近日府縣連奉省裏密令，說雙俠積案太多，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，朝廷也被驚動，下了密詔，說除雙俠外，還有男女數人，都是關中大俠，令南北各省，一體查訪，務要生擒歸案，並說，這男女八九少年，均得異人傳授，有的並擅飛劍，不是尋常捕快官差所能抵敵，最好不動聲色，加以軟做，祇能擒到，一面優禮款待，飛騎入報，自有專差迎提，軟擒不成，祇要查知下落，也有專差能人來助，地方官便算交差，元甫事前並未接到督撫轉來的密旨，因先奉到擒盜密令，已有多日，派了不少眼線，令二武師暗中查訪，探出二俠胆大機警，專在稠人廣衆之中來往，毫不掩蔽行

藏，並因自己清廉賢明，到任以來從未做過一案，人民因其豪俠好義，認得他的人不知多少，從無一人肯向官府告發，衆官差衙役，更是敬畏如神，誰也不敢招惹，因此無法擒他，元甫足智多謀，事前想好計策，前夜十五盂蘭盛會，親帶兩名武師，同往江心寺，微服賞玩河燈，到了山亭僻靜之處，先把預先置好的人喚來，令其供出二俠盜的踪跡，等到那人說出二俠，爲人如何好法，寧死不說實話，立時放走，笑對二武師道，這類隱迹風塵的，義俠之士，並世難求，祇求一見，情願丟官，也不肯傷他一根毫髮，限期已迫，看完河燈，回衙聽參便了，話未說完，忽有兩少年走上，見面笑說，李明府真個不吝賜教麼，元甫過江時，曾見兩少年江邊閑眺，早疑不是庸流，聞言，料知二俠盜無疑，隨把手一揮，令二武師和隨從諸人退去，任何人不許走上，一面詢問對方姓名來歷，先是二俠疑心元甫故意假作，奉了密旨，設計軟擒，語多鋒利，後來談得件件投機，忽然有人，在山亭下拍手，似向二俠暗示，元甫人雖機智，但決不做事所不能，而又違心之舉，來時，早已想好兩面計策，準備二俠果受人民愛戴，情願丟官，也不作那違背民心，陷害俠義之士，以圖升官邀賞，故此一見二俠，是來時所遇少年，便知二武師和同來官差，不是敵手，立照預定暗號，將衆遣散，不令在側守候，二俠果然先疑穩中之計，雙方表面談笑自若，實則針鋒相對，一言不合，便可翻臉，雖因平日官聲極

好，不致吃虧，要想化敵爲友，決辦不到，後來一聽掌聲，元甫知是二俠黨羽，胸有成竹，知道自己法令嚴明，隨來武師，雖極忠義，均是久跑江湖，見多識廣的能手，決不會違命行事，在旁守候，乘機哈哈大笑道，二位老弟，此時當已查出我並無惡意，那位朋友，何不請來一談呢，話未說完，忽有一名心腹家人，飛步走上，元甫面色一沉，方要喝問何故違令，忽聽山亭下，有人接口道，明府莫要錯怪尊管，此是督撫密令，中有清廷密旨，他們接到之後，誰敢延誤，到明府來時，又要天明始回，任多大事，非經問過隨行武師和另一位尊管，不許來見之命，此人到時，二位武師，奉命遠離，另一尊管，又往蓆蓬，與諸公子送信，事關緊急，如何不報，隨聽二俠道，清廷飛騎四出，窮搜我弟兄踪跡，此事不知擾害多人，難得我不在內，這位李明府，果是好官，人也誠厚，所說並無虛言，卽便是他智計，足使人心服，恐你這兩位惡客，終須擄他幾日，明日投案去罷，內一少年，接口啓道，二哥，我弟兄早有此心，前言一半相戲，明日投案，自無話說，二哥可要與李老伯，見上一面麼，亭下那人答道，陸公祠後，我還有事，改日再拜見罷，元甫自和二俠相見，越談越投機，深知朝廷對於這類江湖大俠，異人奇士，除却肯爲他用，收作爪牙，那怕以前罪惡如山，均可赦免，否則一經被擒，如不投降，休想活命，聞言大驚，方說，此事萬萬不可，以二位俠士的盛名，此去凶多吉少，爲了自

己官祿，害兩義俠之士，決所不爲，好在同來官差，相隔甚遠，二武師多年小腹，又是微服出遊，無人得知，二位祇管遠走高飛，我早厭倦世途，正好借此回家耕讀，話未說完，二俠已同下拜，低聲說道，小姪方才語言無狀，諸多失禮，望乞老伯原恕，投案之事，心意已定，否則，不知要害多少人，清廷此時，祇想收服我們，原無惡意，雖然我們弟兄決不降順，自有脫身之策，他決無奈何我，留老伯一位清正賢明的好官，也可解救不少人民，老伯年尙未老，如何便想歸隱呢，元甫還要堅持，二俠附耳說了幾句，隨又說道，我們情甘代你完案，但是當地，有一土豪，父子二人，養了不少打手，平日勾結官府，霸佔民女，無惡不作，明日必來此地，搶一民女，請照我二人所說行事，祇賞半日假，便可幫助武師官差，爲地方上除此大害，不知尊意如何，元甫聞言，連聲贊好，悄悄問二位老弟，俠行高義，公私同感，祇是方才那等稱呼，萬不敢當，二俠低聲笑答，賢公子人中龍鳳，姪今日已與相見，爲防有累清名，雖未告以姓名，曾在舟中同飲，一見如故，不料老伯，智勇雙全，博學多能，人又如此好法，遠勝平日所聞，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深知老伯，必不嫌棄，於賢公子，心中又有默契，故敢冒昧高攀，老伯當不以小姪等冒昧爲罪罷，元甫問言大喜道，小兒真不解事，早知如此，祇命小兒，當二位賢姪背人一談，豈不省事，二俠忙道，此事難怪二弟，方才祇相見，小姪等雖知

他的家世爲人，他却不知小姪等的來歷姓名，但是班荆對飲，便成知己，雙方都是默契於心，共祇黃昏前事，如何能怪他呢，此時河燈將完，下面難免有人經過，小姪等雖在風塵，並不掩蔽形迹，爲了明日，還要除害，天已不早，老伯請回衙去罷，元甫知難勸阻，好在督撫密令，雖說奉旨嚴拿要犯，但經注明祇許軟做，擒到必須以禮相待，等欽差自提，靜候升賞，越能使對方心安越好，回衙使命在內衙闕下兩間靜室，以上賓之禮相待，因二俠行時曾說，最好不令李善知道，否則，也須三日之後始令回衙，本來不令回去，今早忽有一中年山東人，尋兩武師，出去一看，並不相識，密談來意，才說是二俠好友，意欲一見，二武師如言入報，元甫立允，聽其密談，人去以後，二俠忽說要與李善面說，元甫連日和二俠日夜密談，越生愛才之想，如非二俠堅執，請元甫呈報，直想當時放却，才稱心意，聞言，立命李祥來喚，李善人最義氣，覺着二俠投案，自己原曾在場，當時不曾隨往，已失朋友之誼，直到人家來喊，方始往看，心中不安，悄令李祥轉告下人，當夜備好酒肴，和應時瓜果，款待二俠，便作長夜之談，李祥告以父親借着省中密令，把二俠待若上賓，所有酒食用具無不齊備，隨地隨到，二俠現住西花廳旁，內簽押房後，小偏院內，正門已閉，祇有小門與簽押房相通，祇一執役小童終日隨侍，不許離開，父親以外，誰都不許入內，西花廳外，故意埋伏下許多兵役捕快，也是

二俠所教，他說清廷養有不少鐵衛士，耳目衆多，如不這樣做作，無益有害，便哥哥回去，也須改扮服裝，裝着下人才能入內，如何能與對飲，李善知道事情嚴重，祇得罷了，一看天澄來書，寥寥幾句，惜別慰勉的話，內附一信，密封甚固，還未到開看時日，一會，船便靠岸，弟兄二人，並騎回衙，李善見過父母，請安之後，元甫問了幾句功課，隨由袖中，取出一卷文課，笑道，我兒本月文章，頗有進境，這是我昨日所披，並還出了一個題目，你歇息片時，可往內書房仔細揣摩，將文做好，明早我還要看看呢，李善知那文課，乃三月前所做，料有原因，見天近黃昏，父母俱令飯後再走，祇得陪坐在旁，談了一陣家常，一問大哥四弟何往，元甫笑道，昨日你兄因事進省，四兒觀燈回來，受了感冒，三兒接你回來，又去讀書，也該來了，一會，李祥走進，父子四人談到天黑，李善吃完夜飯，便起告辭，那內書房，地勢更僻，有一甬道與西花廳簽押房相通，平日堆滿雜物，不能通行，李善因知父親，穩練細密，所說必有深意，去往內書房一看，甬道內，仍堆了不少雜物，祇牆上多了一盞油燈，仔細查看，灣灣曲曲，竟有一條反徑，可以通行過去，直達西花廳內簽押房，後窗之下，窗外不少怪石古樹，秋草甚高，十分茂盛，地下滿是污泥，本難行走，偏巧甬道盡頭窗外，有五六尺長一段，地上放着幾塊殘破的假山石，可由石上走往後窗，無須由草泥地裏經過，暗贊父親真個細

心，就這樣還恐有人窺伺，由草內走，發出響聲，被對頭聽去，走到窗前，探頭一看，父親因未繞路，已然早到，獨坐前房明間之內，桌上點着一盞油燈，手持書本，似在觀書神氣，前面燈光，還被人影擋住暗沉沉的，下人均在房外等候，室中並無他人，忙由暗間小門走進，小院共是三間靜室，兩明一暗，雙俠住在暗間以內，對榻而眠，來時早已問明，剛走到院中桂花樹下，還未入門，忽聽樹後，有人低喝，快到這裏來，回頭一看，先是一條黑影，往院牆上縱去，一閃不見，身法絕快，匆促之間，還未看清，左肩已被人抓住，因聽出先發話的人，是雙俠之一，便未抗拒，一看，手抓自己的正是雙俠中八仙劍李均，未容詢問，李均已先開口道，李兄不可開口，牆外有人，不知是何來路，少時萬一有人同來，我們不說話，你祇作爲服侍我們的下人便了，李善聽他，語聲甚低，神情也頗緊張，故意往房中走進，失驚道，這兩位相公呢，李均應聲進屋，喝道，我們均在院中乘涼，要你大驚小怪做什，討打不成，李善陪笑說道，還有一位相公，如何不見，李均正要故意發作，忽聽牆上，有人笑道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裝了，李善聞聲回顧，燈光搖搖中，一片玄霧，已穿窗而入，面前黑白影子一晃，現出二人，一個正是先前越牆飛出的，黃衫客簡靜，另一個中年人，却不認得，李均忙問，今夜我已發現兩次警兆，斷定後半夜，必定有事，深悔今日去請李兄回來，方才明聽牆外，有人

行動，李老伯雖派有人，都不在這一帶，即便無心經過，也不是那樣聲音，我們自己弟兄脚步，又不會有如此響聲，簡兄連忙追出，不料會是老大哥，莫非我兩人的耳朵，還會聽錯不成，來人微笑不語，簡靜笑道，八弟你還說呢，今夜清廷那般走狗，因老伯想留我們多聚兩天，推說拿不定是否欽犯，在未問明以前，不肯妄報，借着問供，故意晚報了兩天，那般鷹犬，竟未得信，另外一夥對頭，却被夜明珠，無心走口，引了前來，如非大哥，不放心李老伯，疑心有詐，守候未去，我們雖是無害，老伯虛驚，却所不免，尤其二位武師，難保不吃他虧，直到今早，大哥暗中查訪，得知李老伯，正直光明，愛才如渴，真意以後，心中敬佩，因覺不應如此無理，想託我二人，先容求恕，並見一面，暗中來此，因李老伯暫時不便相見，書童往返，多說了片時，剛離府衙不遠，便發現兩個仇敵，由此窺探回去，同往春雨樓飲酒密談，夜來殺官劫獄，救走土豪父子之事，大哥就坐在那夥人的對面，竟一個也未看出，事有湊巧，華山童和梁氏弟兄，因聽我們在此遊山，趕來相見，到後，尋人不見，由盜黨口中問出人被知府用計擒去，連首縣也未經密問，便自飛騎入報，大約日內，就要起解，他三人一聽，便着了急，總算梁老大，人還持重，又看出發話兩人，不是善類，聽口氣也似我二人對頭，便留了心，當時尾隨下去，先探明了對頭所居之處，然後約定，夜間同往府衙，窺探虛實，見過本

人，問明情由，再作計較，不料與段大哥，途中相遇，方知細底，本想在此埋伏，將敵黨一網打盡，段大哥老謀深算，恐此舉與老伯有礙，好在他們四位，都是能手，華山童更是有名的手辣眼快，力大身輕，疾惡如仇，再多的賊黨，也非對手，於是四人，分作三起，各用誘敵之策，分頭下手，同來賊黨七人，祇在華山童手下，逃走了一個姓夏的，並還受了重傷，下餘六賊，三個被梁氏弟兄殺死，連屍骨也被化去，另外三個，原定府衙後園，無人之處，暗中等候餘黨到齊，同時發難，對於同黨傷亡慘死之事，並不知道，正在林中商計，高興非常，華梁三人，已跟踪尋來，這三賊如何能是對手，尤其華山童，左手鐵抓，右手仙人筆，威震關中，羣賊聞名喪胆，他那猿猴一般的奇形怪狀，一望而知，一聽自道名姓，便全胆寒，內有兩個，連手也未交，嚇得回頭就跑，祇有一賊，不知利害，勉強抵敵，華山童連兵器也未取用，便將他活活抓死，前兩賊被梁氏弟兄，窮追不捨，仗着煉就輕功，逃得極快，本來也許能夠逃脫，偏巧段大哥，正由外來，迎頭堵上，當時點倒，我先疑心清廷來人，也正追出，因不願留下痕跡，率性一客不煩二主，拷問明了口供來意，仍託華梁三人，將其挾往無人之處處死，化去皮骨，以免貽害，現已無事，難得大哥，深知那位女朋友的身世詳情，故此拉了同來，今夜正可暢談，無須避諱，聽說李兄飯已吃過，幸是好量，老伯又爲我們備有好酒好菜，你

我弟兄，暢飲一回，再談前事如何，李善問知那中年書生，姓段名濤，乃關中諸俠中，最年長的一位，才來不幾天，互相敘禮，談了幾句，二俠因李善要來，隨侍書僮，早已遣開，好在酒菜現成，院中設有火爐，四人到有三個做得一手好菜，李善更精烹調，無須下人，邊吃邊說笑，越發投機，連段濤也成了莫逆之交，李善提議，結爲異姓骨肉，段濤首先贊好，李均笑道，莫忙，我們盟兄弟，還有好幾位，不如等到事完，一同聚合之後結拜不晚，我們祇稍爲彼齒，以便稱呼如何，當下一敘年庚。除段濤年長外，李均年紀最輕，也祇比李善小了三天，李善先聽提起夜明珠，早想探詢，因段濤初見，聽口氣似與文珠極熟，祇不知是何淵源，爲恐失言，不敢冒問，簡李二俠雖然一見傾心，便成知己，但是這類英雄俠士，十九不喜女色，也恐被人輕視，未便啓齒，對方偏又縱飲甚豪，談笑風生，祇不提起文珠之事，心正懸念，李均看出李善，似想心思神氣，微笑說道，自來姻緣前定，天生佳麗，不配英雄才士，固是人間恨事，便照浦俠女那樣，文武雙全，天生國色，也真難怪令人顛倒呢，李善見他說時，笑望自己，知道那日陸公祠追美，以及廟後，和雲翔爭鬥，結交經過，三人多半知道，不禁臉上一紅，不好意思，正想拿話岔開，簡靜笑道，善弟，你我心口如一，似此佳人，用情不虛，可惜此是污泥中一朵青蓮，他那身世遭遇，實在可憐，我們早想救他，但有兩件難題，不便明言，難

得善弟，一見鐘情，雙方初遇，他的心意，雖不可知，你的人品家世，文學武功，當不致於有投梭之拒，爲此我們才將你請來，你與陸家往來經過，我們盡知，真人面前不說假話，爲何作此兒女子態，李善聞言，越發羞得臉漲通紅，急切問答不上話來，段濬笑道，簡老弟，就是這樣心直口快，善弟生長詩禮世家，男女之嫌，習慣使然，如何能與我輩山野之人相比，簡靜答道，話雖如此，但是此女，爲人性剛負氣，不久必爲奸人所算，想來想去，祇有善弟這樣人，能夠免此一件恨事，難得對她，又是一見鍾情，真個再好沒有，不過，事在緊急，必須三日之內起身，才能挽救，就這樣，中間還有好些人力，暗中相助，才能如願，難得日間老伯，被我說動，卦象又好，善弟見了老伯，如是這樣吞吐遲疑，一個不巧，就許誤事，我們坐視這好一個人，落入惡人網中，事早知道，不能挽救，並還負了二師叔的遺囑，使對頭得意，豈不氣破肚皮，依我之見，問明善弟，是否對於此女，終身不二，再和老伯見上一面，由我三人，寫上幾封信，交與善弟，帶在身旁備用，至多後日，便即起身如何，李善知道衆人，均是英俠之士，心事已被看透，稍爲掩飾，必生反感，還當自己作僞，想了想，慨然答道，此事甚奇，小弟雖是鈍根，自來心慕道業，從無室家兒女之念，便江心寺天澄禪師，也曾說小弟略有夙根，平日出世之想頗切，不知怎的，自見浦俠女，便覺似曾相識，時刻在念，及往陸家

夜宴聞知奇女子，畢竟孤身一人，遠遊數千里，諸多可慮，放心不下，行踪身世，俱不詳知，無法盡心，正想不起往何處探詢，幸蒙諸兄說起，自是快事，小弟尙未訂婚，似此天人，焉有不願之理，無如丈夫行事，須要光明，婚姻更須兩相情願，我對浦俠女，固是十分敬愛，但是匆匆一兩面，言語尙且未通，如何說到婚嫁，還有小弟見他孤身少女，遠遊數千里外，趕往相助，即便彼此投緣，也易啓猜疑，不易爲人所諒，再如遇到艱危，拔刀相助，本是一時仗義，變爲挾惠而求，也使人無以自解，日內跟踪前往，相機維護，小弟萬分心願，以此求婚，却礙難從命，還待往下說時，段濤笑道，三弟口直心快，老弟又是頭中氣重，其實這等說法，俱都無須，我看此女，處境實是可憐，人又那等好法，我們又受人之託，誰也不應坐觀成敗，無如衆弟兄，爲了清庭追跡，還有好些事情，無暇專顧，難得李賢弟，一見鍾情，恰是天生佳偶，大家期在必成，所以口氣太顯明了些，李賢弟的心意，我所深知，所說也是肺腑之言，最好暫時不說，祇將那幾封信寫好，交李賢弟帶去，隨時備用，相機行事，水到自然渠成，決不勉強如何，李均笑答，大哥之言有理，不必多言，照此行事便了，李善還想探詢文珠此行，究爲何事，一聽這等說法，祇得罷了，大家開懷暢飲，無話不談，天明前，李均走向外屋，把信寫好，交與李善，笑說，清庭耳目衆多，雖然我和三哥在此，他那一股爪牙，還未得信，

到底小心些好，明日如不上路，也不可再來相見，我和李兄，關心文球身世下落，另有一紙，略寫他的出身大概，回房背人看完，可即燒去，至遲後日起身，伯父伯母，已知此事，甚合心意，尤其老伯母，因知李兄無意成家，常時懸念，聽說，浦俠女，賢美多才，巴不得此行成功，一請必允，你也無須多言，祇說進京讀書，一答應，你就起身，段大哥有匹好馬，可作坐騎，還有三位好友，雖非關中同盟，也是患難至交，便是前說的華山童，和梁燕梁鵬弟兄，號稱華山三俠可惜因事未來，此去途中，必與相遇，此均至交，秦人剛直尚義，遇時無須客氣，梁氏弟兄，一醜一俊，華山童更是天生異相，一雙火眼，滿頭黃髮，手如鳥爪，身輕如燕，但生得十分瘦小，行動舉止，好些與猴相似，弟兄三人，常在一起，極少分開，最容易認，初見最關緊要，不可使其不決，當時投機，便成良友，遇事必出死力相助，否則，梁氏弟兄尚在其次，華山童性情古怪，這頭一兩面，如被看輕，即便看我弟兄情面，仍肯相助，那就差得多了，李善聞言謝諾，將信藏起，還想再說一會，段濤年長持重，見天將亮，華梁三人，始終未來，力言我們弟兄，至多個把月，便要相遇，何必在此片刻之聚，目前危機密佈，我們仇敵甚衆，李賢弟顧慮更多，還是散罷，李善祇得慇懃話別，仍由原路退出，回到房內，取出李均所寫紙條一看，不禁憂喜交集，原來女俠浦文珠，此次北行，原是中一奸人圈套，對方本

到底小心些好，明日如不上路，也不可再來相見，我和李兄，關心文球身世下落，另有一紙，略寫他的出身大概，回房背人看完，可即燒去，至遲後日起身，伯父伯母，已知此事，甚合心意，尤其老伯母，因知李兄無意成家，常時懸念，聽說，浦俠女，賢美多才，巴不得此行成功，一請必允，你也無須多言，祇說進京讀書，一答應，你就起身，段大哥有匹好馬，可作坐騎，還有三位好友，雖非關中同盟，也是患難至交，便是前說的華山童，和梁燕梁鵬弟兄，號稱華山三俠可惜因事未來，此去途中，必與相遇，此均至交，秦人剛直尚義，遇時無須客氣，梁氏弟兄，一醜一俊，華山童更是天生異相，一雙火眼，滿頭黃髮，手如鳥爪，身輕如燕，但生得十分瘦小，行動舉止，好些與猴相似，弟兄三人，常在一起，極少分開，最容易認，初見最關緊要，不可使其不決，當時投機，便成良友，遇事必出死力相助，否則，梁氏弟兄尚在其次，華山童性情古怪，這頭一兩面，如被看輕，即便看我弟兄情面，仍肯相助，那就差得多了，李善聞言謝諾，將信藏起，還想再說一會，段濤年長持重，見天將亮，華梁三人，始終未來，力言我們弟兄，至多個把月，便要相遇，何必在此片刻之聚，目前危機密佈，我們仇敵甚衆，李賢弟顧慮更多，還是散罷，李善祇得慇懃話別，仍由原路退出，回到房內，取出李均所寫紙條一看，不禁憂喜交集，原來女俠浦文珠，此次北行，原是中一奸人圈套，對方本

然死去，文珠見他年近四旬，尙無子女，屢勸續絃，並爲物色，天雁祇是微笑，婉言辭謝，文珠不知對方深心，每遇同門姊妹，和同道至交，必爲揚譽，人重文珠之言，也頗相信，後與關中諸俠相識，引往相見，不多幾日，便被諸俠看出破綻，暗告文珠，說天雁便是近十年來，在北五省縱橫爲惡的，隱名大盜鬼臉子，文珠始而不信，後在暗中查看，得知細底，心雖氣憤，無如素性護短好高，以前說好太過，無法反口，也未向天雁責問，便即遠走江南，意欲訪問幾家親屬，剛把陸氏母子尋到，天雁便令同黨假說重病將死，請往訣別，帶信人剛走，恰值關中諸俠有好幾位新來溫州，因和文珠交情不深，加以別的顧慮，未便攔阻，祇由一位文珠相識的至交，向其警告，話又太直，文珠剛愎負氣，執意不聽，說此人對我，並無失禮，這幾年來，蒙他殷勤厚待，視若親妹，無論如何，也須一行，諸俠知道文珠奉有師命，在此五六年內，必須照母遺囑嫁人，接續浦氏香烟，祇爲眼界太高，至今尙是小姑居處，諸俠受一前輩異人之託，令其照應文珠，並爲物色佳婿，李善心慕禪修，寄居江心寺，簡李一俠，本所深知，這日看出他對文珠，一見鍾情，好生奇怪，暗忖這樣一個老成謹厚少年，居然也有求鳳之想，雙方郎才女貌，再好沒有，立意促成這段良姻，正在商計請人媒合，偏巧文珠受愚北上，雙俠也自到案，於是乘便告知元甫，得了允許，才將李善喚回，令照信上所說，跟踪進去，詳

情並未明言，祇開了一張路程單，令照上面走法追趕，祇要趕上三五天，就許相遇，否則，也必有人指點，李善見詞意簡略，關於隱名大盜黑天雁，用何陰謀詭計，以及途中所遇何事何人，如何暗助，祇說相機應付，均未明言，明知雙方，素昧平生，此舉孟浪，無如心愛太甚，巴不得當時追上，才稱心意，次日一早，往見父母，忽想起父親素來謹細，書香世裔，對此一個行踪詭祕的江湖少女，怎會看中，再說，自己與對方，一語未交，平空追逐，也近冒失，如何能夠奉告，心正爲難，誰知乃父，早受高人指教，見面便笑問道，我聽人說，你想往京城讀書，並看望你二姊，昨夜已和你母商量，爲你準備行裝，明早便可起身，這是我與你姊夫姊姊，和京中親友的信，共十四封，內有幾封，均我同年至交，你在途中經過，如有什事，不妨遞信求見可多一點照應，川資也頗充足，如不夠用，向你姊姊和那兩位世伯處，暫時借用，由我來還，你年已長，理應成家，如遇合意姻緣，無須稟告，祇管答應，我兒素來謹細，我和你母，均甚放心，半夜上香，向祖父母先靈稟告，無須驚動外人，天亮就走便了，李善見父母說時，面有喜容，知道父親，老謀深算，顧慮周詳，聽這口氣，祇要心上人願意，事便定局，祇不知簡李雙俠，用何說詞，將父親說動，平日那麼講究禮法的人，對自己的婚事，竟如此容易答應，好生奇怪，事雖心願，終是而嫩，不便顧齒，祇得恭身應命，陪侍在旁，初

意以爲父親必要詢問昨夜和雙俠相見，所說何事，那知一言未發，因將遠行，守在房中，不捨離開，後來元甫，去往簽押房，料理公事，李善想要隨去，元甫作色道，連日問案太忙，無暇教你書文，明早便須起身，以備明年應考，在家共祇一天，可陪你母，在上房等候我事完卽回，今夜睡晚一點便了，李善故意問道，兒子昨日由江心寺回來，途中聽說，爹爹擒了許多惡人土豪，還有兩個隱名俠盜，可有此事，元甫怒喝道，善兒怎不聽話，我早和你說過，我雖愛你，公私界限，最要分清，除讀書外，衙門公事，素不許你母子過問，以防洩漏，被奸人揣摩風氣，從中舞弊，如何忘了，李善知道父親見他聰明機智，又有一身好武功，每遇機密大事，開頭雖不肯向家人洩漏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往往背人祕密計，加以幼得親歡，自己固是先意承志，色笑無違，父親也是笑語溫和，從無這等疾聲厲色，又是像是做作，先爲了追求文珠之事，父親聽了雙俠之勸，表面應諾，心實不快，方自惶恐應命，退回上房，陪着母親坐了一會，見老母也改了常態，祇說家常，對於文珠之事，一字不提，却不時說到良緣天定，我兒以前一心向道，不想娶妻，我一想起，便自愁煩，難得你姊來信，說起你的婚事，看那口氣，好似女家又賢慧，又有品貌才幹，祇要我兒願意，他們定必竭力撮合，這等良姻，最是難得，到時千萬不可拘謹，祇要人好，我和你爹，無不應許，錢已備好三百兩銀子，此是家中賈

田賠償前任虧空的餘款，另外一對翠鐲，乃我昔年妝奩中物，雕刻精工，頗爲珍貴，值錢甚多，你可帶在身旁，以備客邊下定之用，看過便藏好罷，說罷，取出一個新製錦囊，將鐲取出，李善接過一看，見那翠鐲，色作深碧，通體晶瑩，寶光外映，日下透視，更無絲毫斑痕，和不勻之處，知是母親，賠嫁時的寶物，價值甚鉅，輕易不戴出門，却賜與了自己，惟恐途中殘毀，再四堅辭，方說事尙難料，李母便正色說道，你外公多年顯宦，又是好幾代富貴人家，因我末生公女，最得鍾愛，賠嫁最豐，此是所賜四寶之一，原備你弟兄訂婚之用，固然你姊來信，連女家是誰，都未提起，祇說人好，事尙難料，但我和你爹，抱孫心切，如能成功，也了我一件心事，此鐲外面玉匣，恐不好帶，經我昨夜趕製雙層錦囊，外有絲棉包裹，祇不故意毀損，偶然失手落地，也不會碎，要你這樣小心做什，李善祇待請安謝命，將囊接過，貼身帶好，暗忖母親最喜靈慧美貌少女，如照往日，遇見這類事，定必盤問周詳，如何也是不提，全推在姊姊身上，和父親口氣一樣嚴密，難道睡這小半夜功夫，清宮鐵衛士，已得信起來不成，兩次想去花廳，暗中窺探，均被李母借口明早便要分手，此去日久，不令離開，說時，面有愁容，越知所料不差，祇得罷了，心中納悶，知不便問也就跟着閑話家常，以博母歡，直到黃昏將近，元甫才回上房，手持一卷文課，對李善道，善兒，你那文章，我已改好，

連日雖有進境，途中仍須留意用功，不可絲毫荒廢呢，李善早看出那是上月父親批過的文課，和回時所見一樣，料有原因，忙答此是兒子那夜孟蘭會後所做，自覺詞不達意，十分慚愧，幸蒙爹爹恩憐，不加怪責，如何還敢荒疏，兒子幼承庭訓，長讀父書，此次北上，決不敢絲毫言行失檢，必定仰體親心而行，還望爹娘放心，勿以兒子爲念，說罷，將課卷接過，退往床前小櫬之上觀看，元甫見他故意避開臨窗一帶，暗中點頭，微笑道，我兒人甚聰明，但是初次出門，人還是要帶一個才好，李善隨口應諾，開卷一看，見文課仍是原樣，祇在夾行批改之處，寫了幾行字跡，大意是說，昨夜朝庭衛士，不知由何處，訪出雙俠盜案，嫌元甫未先馳報，意願不快，來時將人分爲兩起，祇由領班一人入見，另兩人暗中查探，幸而事前戒備周詳，另兩衛士，人又粗心，來往雙俠所居小院查探，先往民間訪問，得知元甫官聲甚好，再問雙俠被擒之事，因雙俠最得人心，一聽來人北方口音，都推不知，祇說知府親帶武師捕快，擒了一家惡霸，和所勾結的盜黨多人，雙俠本在江心寺，擒完土豪，自行投案，雙方動手時，當地人民不多，祇有限數十個寺僧香客，事前早被官差勸開，不令走近，上船時又以客禮相待，一直無人警覺，兩衛士問不出所以然來，祇疑所聞不實，又去監中探看，正趕土豪父子，和所擒盜黨，自知犯案太多，難逃法網，有的商計越獄之策，有的大罵狗官，我已斂迹，還要欺人

太甚，祇能逃出，非報此仇不可，互一印證，覺着知府果是清廉賢能，正由生出好感，正要去往內衙窺聽，不料華山童，和梁氏雙俠，暗隨在後，知道李善，尙在小院痛飲，恐被發現忙分一人，暗往小院送信，由梁氏弟兄，將內衛士誘往江邊，疑神疑鬼，跑了一夜，剛回店去，打算歇息一會，去往府衙見官，爲首領班，已命官差來喚，原來元甫，早就備好呈報公文，說是前奉憲諭嚴命，捕那兩盜，祇爲這兩人，偷富濟貧，甚得人心，費了不少心力，剛探訪出他踪跡，又奉藩台轉來密旨，說這兩人，欽命要犯，必須設計生擒，優禮相待，祇許軟困，不可動刑，當即親率官差，自往誘擒，不料這兩人，當面投案，並告奮勇，相助擒那惡霸，和所結盜黨，居然成功，無一漏網，將地方上多年大害除去，因其年貌相似，名性不同，本領又高不敢操切債事，連日正用軟功，騙取口供，意欲問出一點真情，是否欽命要犯，再行稟報等語，彷彿謹慎過度，惟恐奏報不實，致受處分，犯人住處，戒備又極森嚴，別無可疑，來時藩司又說，元甫清官而兼能吏，心有成見，也就放開，元甫知道愛子，正與雙俠夜飲，故意借着宴客延宕，心實不安，又因爲首領班，說是還有兩人未到，不肯去往小院窺探，祇商如何押解之事，知道這類鐵衛士，爪牙甚多，耳目靈警，威權更大，也許四外均有黨羽窺探，心中疑慮，表面還鎮靜，那領班似在等人，也不說走，到了半夜，而現驚疑之容，連問二俠盜

投案情形，另外可有黨羽，元甫告以前日自行投到，並未見有黨羽，並說所犯的案，均在前任期內，自己到任以來，從無盜案發生，領班問不出所以然來，見夜已深，祇得各道安置，由元甫陪往賓館之中安息，由兩武師，暗中戒備，天明人還未來，才命官差去往店中詢問，說是剛到，連忙喚去，因昨夜梁氏弟兄，玩笑開得不大，祇在暗中引逗，始終不曾漏面，雖然疑心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事關重大，不敢久停，三人也顧不得再睡，傍午同見知府提人押解，元甫事前忽接一封密函，指點機宜，並說三衛士後面，還有許多爪牙，就要趕到，雖對元甫，不曾疑心，在此一二日內，必須留意，李善更須早日上路才好，問知愛子天明前歸臥，忙和夫人商計，一面爲李善，準備行裝，一面小心戒備，以防露出破綻，也是一夜未睡，候到傍午，三衛士忽同來見，說要提人，元甫早告以雙俠異人奇士，武功驚人，必須以禮相待，使其不好意思，切忌動強，三衛士知是實情，並請元甫按賓禮，代爲先容，再行禮見，正議論間，簷前忽有兩人，如鳥飛墮，正是簡李二俠，見面笑說，你們不必做作，我弟兄既肯到案，便以犯人自居，無須客氣，休說押解同行，便上刑具，也念你們，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決無話說，放心便了，三衛士反被窘住，還是元甫打圓場，雙俠看在主人面上，才未往下深說，當下由主人，備了一席盛宴，算是饒行，三衛士出身，原是江湖中人，一見便知這兩人，年紀雖

輕，不是好惹，爲首領班，更把雙俠請往一旁，告以自己當初，也是有名人，家中頗有田業，已然退隱，本心不願做人鷹犬，祇爲身家性命所關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沒奈何，投順人家，滿擬敷衍一二年，再行告退，誰知這張虎皮，一經披上，便撕不下來，既然當差，便應公事公辦，開命卽行，顧不得天良二字，當道耳目又多，羅網周密，休說心懷二志，卽便偶見被害人是自己的親友，或是英雄豪俠之士，不忍加害，稍爲徇情寬縱，不久被發覺，立有性命之憂，甚或累及家屬，滿門受害，都在意中，另一面，爲了年時漸久，傷人越多，到處都是仇敵，越發騎虎難下，不離開當道，仗着人衆勢盛，公私兩面均有極大威力，仇敵還有顧忌，不敢冒失報復，一經辭退還鄉，立時衆怨交集，齊來報復，休想活命，人見我們，手辣心狠，軟硬都來，十九痛恨，實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我知秦嶺雙俠，異人奇士，就不奉命禮待，也不敢於放肆，還望看我們弟兄，處境艱危，家有妻兒老小，辦這類事，實非本心，多加原諒，實我們一點薄臉，陪同二位進京，勉強交差，感謝不盡，雙俠見他所說也是實情，便不再使其難堪，好在三衛士，知道對方本領，比他高得多，不是動強，可以就範，所奉密旨，也是以柔克剛，除隨時宣揚朝廷德意，不許稍爲失禮，與其每日提心吊胆，還不如以情面拘束，來得穩妥，雖是欽命要犯，局外人看去，彷彿幾個好友，結伴遊行，絲毫看不出是犯

人，飯後，元甫備好五份程儀，衛士還未開口，雙俠已同聲說道，我知明府清官，連任多年州縣，新近賣了六百畝祖遺田產，才把以前虧空還清，此銀便是賣田所餘，愚弟兄如非明府清官，恩澤在民，我們又在地方上，打擾數年，想爲人民，留此好官，也決不會自行投案，你那家世處境，早已探知，如是造孽所得，黃金千兩，也祇嫌少，何況這每人區區二百銀子，稍有天良，也不會收，休看身犯王法，要錢用却甚方便，既作犯人，在他三位未復命以前，不特不會再施故技，向人偷盜，並還行止與共，決不擅離一步，這銀子萬不敢領，三衛士也早聽說元甫清官，雙俠爲他所感，才自投案，一聽行止與共之言，知道這類英雄俠士，說話算數，不由寬心大放，一塊石頭落地，心喜之餘，對於元甫，也增加好些敬重，程儀自然堅辭不收，元甫知道鐵衛士出差用費可以隨意報銷，沿途官府，敬畏如神，所至餽送不絕，決不會沒有錢用，初意雙俠途中，也許打什脫身主意，恐其用錢不便，借送程儀爲名，一同相贈，及聽雙俠，並無逃意，連衛士也堅執不收，祇得禮到爲止，聽其自去，和送貴賓一樣，親自騎馬，送出城外，方始回轉，起初以爲鐵衛士，決不止這三人，言行格外小心，等到送客回來，又接異人密函，才知提犯人的衛士，雖祇三個，另外還有幾個密探，照例是連犯人帶同伴，一齊訪查在內，對於原辦案的官府，和別的行踪可疑之人，一樣不肯放鬆，所幸犯人已走，來人爲防同伴賣

放，或恐樹敵結怨，向犯人洩漏機密，必定隨後跟去，終恐這類要犯，來人必多，在此兩三日內，說話仍須小心，最好早點打發李善上路，要少好些顧慮，彼此有益等語，元甫看完，將信毀掉，把內中大意，寫在文卷之上，令愛子看完，付火焚毀，李善看完，借着說文爲由，回答了兩句，心想人言清宮鐵衛士，人多勢盛，利害無比，莫非犯人已走，還有專人守伺不成，心念一動，便把課卷揣入懷中，暗中撕碎，揉成一團，因見父親尚在戒備，覺着事雖未必，不可不防，故意笑說，爹爹爲捉犯人，鬧了好幾天，眠食不安，因事太機密，兒子事前，一毫不知，方才差官去後，才聽出幾句口風，兒子不使細問，欲往廚下，親備幾樣酒菜，陪爹娘同飲，再把兄弟們喚來，使兒子略盡子職吧，李氏夫婦，知道愛子，遇見人家席上，有什精美肴點，定必用心學來，親手製獻，以博親歡，元甫笑說，我兒明早便要進京求學，準備科攷，不必親自去了，李母周夫人，知道丈夫，操了好多日的心，又最愛這兒子，巴不得丈夫高興，多吃一點，笑道，老爺，此是二兒孝心，何必攔他高興，老爺服官，雖然清慎賢明，從無餘錢，仗着祖業，尚可賠墊，衣食二字，照樣講究，又有這樣好兒子，先意承志，怕你講究不完，到處訪求，親自做來孝敬，你長年爲民勞苦，享點口福何妨，還待往下說時，李善耳目最靈，似見對窗房簷上，有兩條黑影一閃，情知有異，先疑第二撥鐵衛士，趕來窺探，恐驚父母，

見人已走，不曾說出，心正盤算，猛想起牢中尚有惡霸錢氏父子，和二十多個徒黨，這般多半江洋大盜，和會武功的打手，辛游二武師，祇有限幾個得力徒弟，日夜輪班防守，未必夠用，下餘捕快官差，均是廢物，昨夜盜黨已有劫牢之舉，如非華山童，和梁氏雙俠，暗中相助，幾乎出事，焉知沒有餘黨再來，明日又要上路，諸多可慮，這兩個夜行人，就算他是鐵衛士，似此不經通報，深入內衙，也可裝着不知，向其盤話免為惡賊所乘，想到這裏，連忙插口說道，兒子告便回房，去去就來，說罷，匆匆走去，李氏夫婦，當他大解，也未理會，李善出門，便朝兩黑影去路走去，經過內廚房，將殘碎文卷，投向火中，趕回房內，暗命書僮，告知游天彪，說房上有人，令其留意，隨把長衣脫下，拿了寶劍暗器，縱身上房，登高一望，祇見月明如晝，各房內燈光外映，公役人等，從容往來，先前所見兩條黑影，已不知去向，因恐盜黨內衙行刺，不敢離開，正伏身房頂，借着一株梧桐樹枝掩蔽，四下查看，不多一會，便見二武師的兩個得力徒弟，由大堂左右房上，分頭繞來，知二武師，智勇俱全，門徒均經訓練，每遇有警，照例不動聲色，暗中分人，先護上房官眷，一面分頭搜索，差役捕快，祇在下面，拿了繩索鎖練，待命擒賊，不是別的官衙人家，一聽有賊，便鳴鑼舉火，紛紛吶喊，結果不是受人暗算，便是打草驚蛇，一個賊也擒不到，但是二武師必有一人，來護本官，另一人

防守監牢，如何祇派兩個往弟前來，一個不曾親到，方料事情扎手，見兩來人，不曾發現自己，直朝上房屋頂趕去，暗罵飯桶，連我在此，均未看見，還擒什賊，心念手動，猛覺頭髮似被樹枝掛了一下，心中一動，未及回看，猛又瞥見二堂旁馬廐一面飛起一枝火箭，火光甚強，快要高出房簷，忽似被什東西，憑空打落，帶着一溜火焰，往側面射去，火光照處，暗影中似有一個黑衣佩刀的人影一閃，料定有賊，不禁大驚，匆匆未暇回顧，一看情勢，賊黨似乎專顧前面，老在劫牢，不會往內衙來，牢中好些要犯如有失閃，那還了得，明日又要上路，越想越可慮，忙順房頂趕去，還未到達，先聽監中哭喊咒罵之聲，照例尋常人犯，多押縣牢以內，這次因惡霸父子，均擅武功，徒黨均是江洋大盜，縣衙差役捕快，恐制不住，專設了一處監房，由二武師，率衆防護，犯人知有雙俠暗助，府衙武師，都是能手，問案時府縣同審，戒備森嚴，想起平日行爲，料定案情重大，除盼長子錢魁，約人劫牢反獄而外，越是倔強，越吃苦頭，平日原頗安分，忽然哭喊咒罵，料定變出非常，心中惶急，再看全衙門，雖在暗中戒備之下，方才火箭，起自馬廐，還未過房，便被打滅，似尙無人覺查，黑影中賊，原藏暗處，自從火光一映之後，便不再見，望去暗沉沉的，以爲人已逃去，耳聽監房中哭聲，隨風吹來，近前一看，監房外站定兩個照例防守的人，二武師不知何往咒罵之聲已止，祇惡霸錢氏父子，

尙在低聲悲泣，月光斜照監牆之上，院中長滿雜草，牆頭上的牽牛花，隨風飄動，牆又高深，隱聞錄鈔鐵鎖響動，和犯人悲嘆之聲，因牆太高，月光多被牆擋住，俯視下面，黑沉沉的，祇有一盞氣死風燈，高懸牢外甬道之內，燈光如豆，殘焰明滅，在暗影中，頻頻閃動，襯得景物分外陰森，看去靜悄悄的，和往日差不許多，又不知有什警兆發生，方才房上兩條黑影，明明飛過，後來游武師兩個徒弟，又由房上趕往內衙，保護官眷，和那火箭黑影，均曾親眼目睹，下面衆人，還在戒備，怎麼這樣平靜，心方驚奇，忽聽身後，房瓦微響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本衙武師，火龍鏢辛泰，因在下面望見房上有人，向監中探望，覺着鬧監的事，已然平息過去，怎又有人心疑是當晚暗助擒賊的，隱名俠士，意欲面談，由房後面，悄悄掩了上來，近前一看，見是李善，笑問今夜事情，雖然鬧得極大，幸仗異人暗助，等我們知道，已自平息，二弟怎也知道，莫非那幾位隱名俠士，和雙俠一樣，也與二弟相識麼，李善聞言，驚喜交集，便將前見告知，轉問經過，辛泰笑道，說起來，我們也真慚愧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我們下面談去罷，二人隨同縱落，李善恐父母懸念，正要命人入報，游天彪忽然走來，從旁接口，笑說今晚劫牢之事，令尊大人，已早得信，他往內衙，便照異人來信所說，我們以爲賊黨發難，必在深夜，今晚又是好月亮，正在暗中準備，分頭埋伏，不料賊黨，詭詐非常，胆子更大，

不知怎會探出雙俠已押解起身，竟乘黃昏，全衙吃夜飯時，混了兩賊進衙來，下餘同黨，各照預計，埋伏在府牆外面，小賊錢魁，本在任上，因聞新任府縣，風厲賢能，他父子平日惡行太多，恐有不測，特地告假趕回，想把全家接走，暫時避風，途中聞報，急急交加他，本人武功就好，所交結的江湖能手又多，連夜約人趕來，分頭下手，準備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劫了錢氏父子，和一般徒黨，入山爲寇，不料先派來的三個同黨，無故失蹤，遍尋不見，又聽案情重大，加上鐵衛士一來，祇要回到省裏，隨便向總督，說兩句話，立可發出密令，就地正法，今午又接同黨飛騎急報，說說他已被通緝，越發情急心慌，因料我們二三更後，戒備更嚴，特地犯險，妄想冷不防，提前下手，匆迫之間，也沒想那三同黨，何故失蹤，竟照預計，分頭發難，由兩個本領最高的，對付我二人，再分三人，迎敵官差，由小賊率兩同黨，帶了一捆兵器，同往劫牢，祇把鏢鎖打開，兵器一分，這般要犯，都有一身武功，江邊沿途還伏得有些同黨，船馬齊備，祇要成功，立放火箭爲號，這時，連賊黨犯人，爲數不下三十餘名，十九好手，江邊埋伏的，還不在內，真要如了他願，把本城官兵，調在一起，也未必能制他得住，總算運氣，二十來個有本領的盜黨，竟被幾位俠士，聲色不動，先分別制住了一多半，最利害是，那點穴法，十分奇怪，被點以後，三個時辰，不爲解破，自能復原，祇是從此用不

得力，行動稍快，便累得氣喘汗流，周身疼痛，祇比廢人強些，等斷了賊黨連繫，再用賊黨暗號，誘其發動，經此一來，先去了十之七八，直到錢魁，帶了兵器，來攻監牢，我二人方始得警覺，連忙分人，去護本官，率人趕往牢內一看，錢魁和三賊黨，已被擒住，犯人坐臥床上，一個未動，正在哭喊咒罵，忽聽牆上有人發話，說爾等惡貫滿盈，應遭惡報，再如狂吠，我便下來，再點一次五陰穴，使你們這羣狗強盜，非但不能行動，還要多受好幾天的活罪，終日周身麻癢酸疼，碰上一張紙，也和刀割一樣，後悔就來不及了，羣賊原因被人點穴，由此就得逃生，也成廢人，急得破口咒罵，聞言立被鎮住，先押犯人中，好些均是助紂為虐的打手武師，過堂時，聽出知府仁厚，意似祇誅首惡，不願誅殺太衆，劫牢之事，全由小賊發動，事前不曾預聞，生機未斷，自更不敢開口，祇老賊父子三人，悲泣不已，罵已不敢，二武師先已兩次發現異人踪跡，苦於追趕不上，再四請問，祇說賊黨全數被擒，現在何處，餘全未答，知其不願相見，空追無用，祇得朝上請問姓名，牆上答道，我弟兄一時乘興，爲民除害，不願人知，此外還有一賊，本定放完火箭暗號，便往內衙放火，已被制住，你們無須往尋，自有一人知道，領去擒捉，說罷，人影一晃不見，李善聞言，想起方才所見，忙即告知，一同趕往馬廐一看，黑影中倒着一賊，知覺未失，祇是不能言動，手上還拿着一張紙條，取下一看，大意是

說後來鐵衛士到時，見雙俠已經提走，全數回趕，大可放心，但李善明早必須起身爲防，心懸兩地，所有賊黨均被點了懶穴，無足爲害，放心上路，越快越好，並將前途情勢，大略說了幾句，李善看完，驚喜交集，忙即趕往內衙，奉知父母，談到夜深，上香別祖，再行歸臥，次日一早，剛起，書僮匆匆入報，說有一人，交了封信，令照信上行事，不可遲延，李善接過一看，也是催走的信，並說前途，必有變故，那匹紅馬，已然備好，在離城三十里毛家灣，鄉村中相待，由此水陸兼程，才可趕上等語，李善隨去上房，拜別父母，帶了書僮起身，往北方趕去，要知後文許多驚險香豔，新奇情節，請看
下集分解，

版出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

女俠夜明珠 第一集

實價全圖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
發行人 張瑛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A128弄208室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廣藝書局

特約經銷處 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
南京教數營大陸書局

有所權版
印翻准不



珠明夜俠女

出版者：華英書局

總經理：廣藝書局

特約經銷處：
星加坡：星洲文化服務社
南京：大陸書局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

——版權所有——

地址山東中路中保坊A208室